



道光十九年鑄

甘泉張筠巖先生著

質疑刪存

受業天長何榛禮堂校字

質疑刪存目錄

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



甘泉張宗泰登封箸

卷之上

河圖洛書說

先天八卦方位辯

梁州在殷周九服之外攷

羲和見征非由日食攷

積年在共和以前無據不可以推夏之日食說

臧文仲攷

楚子滅息非在魯莊公十四年攷

鄭洩堵寇堵俞彌攷

秦獲晉侯之月建戌攷

孔子生攷

蹇叔哭師無百里奚攷

字彗辯

春秋列國置閭說

戰于郎為郊字之誤辯

吳季札論

春秋徐國攷

許遷于夷杜註証誤

分野說

小宗伯註六十四氏氏誤作民解

大師小師瞽矇眡瞭下無府史胥徒辯

坊記陽侯說

問津處辯

鄒邾音之轉解

集大成金聲玉振說

梭為櫻字之誤解

先鼃字攷

雁鴈辯

鼯鼠註正誤

鼯鼠辯音

卷之中

封禪書齊桓涉流沙辯

秦始皇南渡淮水之衡山乃天柱山攷

漢孝景前四年中四年兩日食辯

辯兩戒之誤

歲首之月辯

元朔二年二月乙巳晦考

漢時未立今太平府屬之當塗攷

王莽傳辯誤

巨毋霸攷

漢客星犯御座攷

蔡邕非無嗣攷

周舉傳辯誤

東城前漢屬九江後漢初屬臨淮後屬下邳攷

蜀仍漢用四分麻攷

關壯繆八字辯

螻蟻辯疑

辯陳壽父被髡之妄

實錄冊有
目錄
三
辯陳壽三國志以帝制予魏之隱

古無帽字說

郭嘉傳攷證

魏少帝與紀辯誤

辯牛繼馬之妄

孟嘉落帽龍山不在姑孰攷

卷之下

黃帝無與神農之後戰說

漢初五星聚東井非漢十月亦非秦十月攷

辯漢書地動儀之妄

袁安臥雪時至門者乃汝陽令今皆作洛辯誤

司馬彪郡國志廣陵郡下脫一城非海陵併入東陽攷

魏書崔浩傳熒惑在瓠瓜亡失之妄通攷

新舊兩書薛愿龐堅傳與來瑱等傳相異攷畧

大橋小橋之姓從木而非太尉元之女攷

竇滔無鎮襄陽事蘇氏回文非由陽臺故辯

辯白樂天無贈盼盼詩諷以死事盼盼所荅詩亦出附會

說

附辯燕子樓原詩非盼盼所作

爾雅釋字對以荷華似似河書

爾雅

職白樂天燕郊似似荷華似似河書

贊皇縣志卷之四河文非山則臺六

大辭小辭之說皆本而兵大相次六

蘇詩讀詩詩韻釋疑

詩韻釋疑

詩韻釋疑

詩韻釋疑

質疑刪存卷之上

積學齋徐乃昌感書

甘泉張宗泰 登封箸

河圖洛書說

河圖洛書始見易繫傳謂聖人則之以作易而尚書顧命與大玉夷玉天球並陳者祇河圖論語僅云河不出圖均不及洛書史孔子世家作河不出圖雖不出書太史公好采異聞不足為據疑圖書雖分

繫河洛要是大概言之漢劉歆乃以為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專以畫卦屬河圖謂九疇為洛書圖書始判為二然究未推若何謂之圖若何謂之書自羲禹至孔子時閱

年幾三千自春秋至宋又逾千年而宋劉牧忽本陳希夷之傳謂河圖數九洛書數十後之言圖書者遂據九十兩圖爲固然於是漢上朱氏本之列二圖於易數鉤隱圖之首而蔡元定又援圖中戴九履一云云以配九疇以洛書爲九數朱子周易本義亦指天一地二節陽奇陰偶爲所謂河圖者也蔡氏且謂圖書之象自孔安國劉歆關朗邵堯夫皆如此至劉牧始易之朱子爲宋大儒元定又朱子所推重故後儒無不據以爲說而不知九十兩圖本與古所云河圖洛書無涉劉歆之說已與周易尚書論語異况後起之紛紛者乎又按太乙下行九宮見周易乾鑿度鄭

康成注以爲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故謂之九

宮後甄鸞術數紀遺注有戴九履一云云與鄭所注乾鑿

度之次序同

按鄭注太乙下行九宮從坎始卽甄注之履一也自此而坤宮卽二四爲肩之二也又自

此而震宮卽左三右七之三也又自此而巽宮卽肩之四也所行者半還息於中央之宮卽五居中央也旣又自此而乾宮卽六八爲足之六也自此而兌宮卽右七也自此而艮宮卽足之八也自此而離宮卽戴九也按鄭

云下行八卦之宮宜劉牧等以此爲河圖卽劉歆伏羲則

河圖畫八卦之說也而大戴禮盛德篇言明堂有二九四

七五三六一八之文盧辯注乃以爲法龜文此又蔡氏移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爲洛書之所本

然龍負圖龜負書文本緯書易第言河出圖洛出書而已

况九疇雖有次序其義與九宮懸殊合而爲一歧之中又有歧矣

先天八卦方位辯

天地定位一節本義引邵雍之說以爲伏羲之易然所謂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者於古無徵况夏之連山實本伏羲見康成周禮注並未言艮之方位惟本經帝出乎震一節八卦方位分配有明文則可信者文王之卦位卽伏羲以來之卦位無所謂先後天之分也黃東發學宗朱子者也亦不信其以康節之說爲然

梁州在殷周九服之外攷

岷嶓旣藝書於梁州梁在唐虞版圖矣周有雍無梁而雍之山曰嶽澤曰弦蒲川浸曰涇汭渭洛則南不兼梁州爾雅九州冀豫離荆揚兗徐幽營而無梁州郭璞曰蓋殷制牧誓作於伐紂時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之爲人不在友邦冢君之列則商時夷之九服以外可知載籍之可徵蜀事者華陽國志而外諸書所引惟揚雄蜀本紀俱以爲周失綱紀蜀先稱王其次序自蠶叢柏灌以至盧帝而皆言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至昌意娶蜀山氏女帝嚳後封其支庶於蜀其與中土離合之際似在上古

路史直列蜀山

氏於十紀中
不足爲據
然據二代無梁州求之疑蜀之不與中國通
當在太康失位時惟時不窟西竄而梁州遂自外聲教春
秋時戎皆稱王見於史記戎在雍州與梁相近宜蜀之亦
稱王矣

羲和見征非由日食考

推日食古無其法始見魏楊偉所上景初麻其漢初三統
麻祇有推月食法及五星行度其日食則自漢以前皆見
食而後知之故漢書於日食往往云京師不見某邑以聞
又熹平二年下注引四年正月朔蔡邕上書云日體微傷
羣臣赤幘赴宮門之中無救乃各罷歸而禮載孔子送葬

遇日食而止極就道左諸侯見天子日食居廢朝之一皆
是也若史官能預測之何不別擇一日以行事乎且不知
食日者之爲月故禮記祇云適見於天又周詩十月之交
云日有食之嗣是春秋沿而書之俱是見日之食而爲之
辭故漢志以日食入五行志不入天文志且孔子亦云安
知其不見星也非若後世可據月行而定其食之分數爲
史官之職又昭十七年傳云祝用幣史用詞史之職第與
祝等作爲古文尙書者出魏晉閒人因見昭十七年四月
日食之下太史引夏書云云遂附會羲和之征爲由日食
考其時在行景初麻之後其人似稍知歷法以房爲秋月

日所在之宿故於辰弗集於房之上增季秋月朔造允征一篇不知書序止云羲和涵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史本紀同而多在中康時數字然則羲和見征在中康時史或可據而細繹時日云者日當指甲乙之日朔閏有誤則日不在時故曰廢曰亂舜巡狩時協時月正日則時日爲有天下者之大事又啓之戰甘亦云有扈氏怠棄三正或羿之專政實有改時日之事如後世或改用丑正子正者中康得以爲辭而書序著之是日非七政中之日也若是日食何與於時且即使罪在不知日食何至六師移之况係一史官之失何爲云玉石俱焚乎此又自貢其僞者矣

積年在共和以前無據不可以推夏之日食說

宋以前無以古文尙書爲僞者故大衍推中康時日食在五年九月合於允征之文特非肇位之年耳至閻百詩大暢吳才老之說著古文尙書疏證洵爲漆室之燈但亦以羲和見征卽左氏所引之事而據授時厯推在中康十一年五月以爲與昭十七年太史引於四月日食之下證夏時食在正月而古文與厯法不合然大衍推中康五年歲在癸巳則元年己丑也閻據授時厯推在中康十一年爲壬申是元年壬戌也元旦不一而日食又何以推焉考史之編年始於春秋史記由春秋上溯之作十二諸侯年表

自共和庚申以後方有各君在位之年可記而三代世表及夏商兩紀第紀世次而已卽夏商兩代統計一朝厯年亦始見漢志所引三統厯曰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商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然各君在位亦無紀年大衍以日食在中康五年癸巳者未知何據惟帝王世紀云帝堯元年甲辰舜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卽真夏啓元年甲辰十年癸丑崩不見太康在位之年以癸丑至己丑推之則是太康在位三十五年也而金仁山通鑑前編中康在位二十九歲始癸巳終辛酉相去非前四十年卽後二十年不知與大衍所推之年合否而通鑑前

編雖堯元年亦係甲辰而禹元年則丙子是禹之在位前編與世紀相距七年而考史記殷周兩本紀注引汲冢紀年於夏云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是較三統厯多三十九年疑漢志缺無王四十年於殷云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較三統厯少一百三十三年今所行竹書紀年雖依傍此文爲年而堯元年則丙子此蓋僞書中之僞者今以史記紀年帝王世紀合考中康元年且莫定何有於日食之在五年與否若閻氏所據爲十一年壬戌者則正合前編之年考前編半用帝王世紀半用皇極經世而世紀自禹以後無人君在位之年

惟經世則詳之大抵自古麻年至宋人頗多歧出惟司馬溫公稽古錄惟此爲慎若羅泌路史則以堯元年爲戊寅章俊卿山堂考索又以堯元年爲癸未則是與丙子甲辰爲四說未免皆鑿空之論又考通鑑帝王世紀無夏殷統計之年而通鑑前編則夏爲四百四十年商爲六百四十五祀俱較三統麻爲多授時麻始於元郭守敬而亦引大衍日食議以中康五年爲癸丑雖未知於三統麻帝王世紀竹書紀年何如而要是其時尚不以皇極經世之年爲然若閻氏則不免爲經世書所煬也後世之推日食者當自周詩十月之交始以在共和以後積年可憑也

臧文仲考

達乃臧哀伯之名見桓公二年傳而林堯叟於莊十一年傳臧孫達曰下注云卽臧文仲故惠定宇謂達爲辰之誤然按杜注於本年傳上臧文仲曰注臧文仲魯大夫而臧孫辰魯大夫乃見莊二十八年經注假合十一年傳卽作臧孫辰不應至二十八年始有注以襄八年鄭侵蔡子產無文德而有武功之論見怒子國推之則春秋時大夫之子雖未嗣位父子同朝者甚多無嫌先爲文仲之言後爲哀伯之言祖孫同論如陳文子之於桓子則達非辰字之誤杜之無注以哀伯名達之已見於前也且文仲卒於文

十年計自莊二十八年至文十年中間莊公仍有四年又
 閔二僖三十三再加文公十年是文仲以卿見經後歷四
 十九年而又逆數至莊十一年則總凡六十六年春秋時
 當國久者莫如鄭子產子產自襄十年為卿卒於昭二十
 年不過三十三年而見怒子國時在襄八年即自此年順
 計之而至昭二十年亦祇共四十四年耳考臧氏世系僖
 伯卒於隱五年而哀伯之卒傳無可考伯氏併無諡自緣
 未嗣位之故則哀伯之後即接文仲自隱五年至莊十一
 年不過三十五年則哀伯猶在無疑况宣叔雖自宣十八
 年始見而嗣位必在文十年考其卒於成四年在位亦不

過二十年倘使文仲卒年八十則莊十一年不過年十三
 四設止年七十則未必早慧如斯且莊二十八年以後傳
 多載文仲之事與言而自莊十一至二十八中間傳文所
 引為申繻十四年曹劌三十年御孫三十年之言絕無文仲一事
 一言是所疑轉不在達字之誤矣

楚子滅息非在魯莊公十四年考

隱十一年傳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正義云莊十四年
 楚滅息按楚子以息媯一婦人而事二夫不能死之言遂
 伐蔡經書秋七月荆入蔡實為莊十四年若滅息亦是年
 即使春必不能數月而生堵敖及成王攷楚敗蔡師於

莘以蔡侯獻舞歸在莊十年楚子因蔡侯之繩息媯而遂滅息必在十一二年去莘役不遠方於生二子有合正義未攷十四年之傳爲追敘率以爲是年滅息非

鄭洩堵寇堵俞彌攷

鄭之臣有洩氏有堵氏僖二十年入滑者爲洩堵寇二十四年伐滑者爲堵俞彌而兩年同帥師者皆有公子士今左傳各本二十四年士堵二字中夾洩字陳厚耀因定爲公子士洩然二十年傳杜註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而二十四年傳註僅有堵俞彌鄭大夫於公子士無註明兩年皆一人故不重注也蓋洩字因二十年而誤

秦獲晉侯之月建戌攷

僖十五年傳秦獲晉侯以歸杜注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經從赴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傳繫之十月故以戰韓原之壬戌在九月十三日而經書十一月爲從赴然晉所用者夏正惠公以周正十一月見獲在晉實爲九月晉必以九月書于策而告傳用晉史文經是魯史自用周正蓋皆建戌之月不可泥九月十一月之文以爲有異也杜之爲左傳注在竹書未出前不以爲從赴則經傳背戾其實陰飴甥會秦伯之月亦周正十二月晉侯之歸乃十六年之正月俱遞差兩月左氏第據月之次序排之讀者

會而通之則得矣按魏舒之城成周衛彪侯論其南面干咎左氏一載之定四年冬十一月一載之五年春正月其實祇是一事而兩書之者當亦是一據晉史一據魯史晉之十一月魯之次年正月也左氏並存之忘刪其一且左氏是時不知晉用夏正不刪或所以存疑

孔子生攷

襄三十一年杜注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此與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同然左傳止續經於哀十六年四月書孔丘卒而孔子之生則二傳備之穀梁傳襄二十一年庚子孔子生無月而是年經盡十月不別書月則生在十月可知公羊傳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年與穀梁同而特書十一月此是各書所聞

而可據者惟日之庚子攷襄公二十一年經十月庚辰朔三傳同則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十一月不得有庚子按二傳在史記前似非無據而金仁山定以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連月日食為非生聖人之年更謂為八月二十七日己亥九月朔氣故公羊作十一月穀梁作十月皆是臆為附會至授時有一定之法惟今西法有閏日而無閏月月之初一皆起節氣然尚有太陰年太陽年之分未聞三代之時即以節氣定月也則十有一月自為公羊之誤而二傳皆曰庚子後人尚得據之以推其月至杜氏襄三十一年注及哀十六年注雖均主襄二十二年而昭七年傳注

云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按僖子卒在昭二十四年則上距襄二十一年正合三十五之數是杜又未嘗不以孔子為生于襄二十一年與賈服諸說同而正義轉據前注謂為三十四之誤由此推之恐前後傳注俱當作二十一其所云十歲年七十三者恐皆係後人據上注改之而孔子之生斷當為襄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周時十月建酉當為今八月二十一日無疑若穀梁注以為歲在己卯今本乙卯與他說以為己酉日者不同大抵自秦以前歲之甲子多出後人推算姑從闕疑可也

蹇叔哭師無百里奚說

僖三十二年秦穆公使孟明等出師蹇叔初哭孟子而送之又以其子與師亦哭而送之左傳如是孟明為百里奚子哭而送之為蹇叔明是時無百里奚也二傳則不然其先之諫穆公也則曰百里子與蹇叔子及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先哭而送之又哭而戒之史秦本紀少異按百里而亦有百里侯奚媵秦伯姬在僖五年而史秦本紀已云當是時百里侯年已七十餘史記蓋據孟子奚之卒雖無可攷而自僖十三年是年距僖五方七年與史商鞅列傳趙良所云相秦六七年之說合傳晉乞糴于秦謂百里與諸乎以後絕無奚之言語事為蓋不久而奚即亡矣公穀史記俱不足據

孛彗辯

隋天文志彗星世所謂掃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又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慧芒氣四出曰孛言彗孛之分最為明析而史記天官書前敘五星之變歲星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三丈又辰星蚤為日蝕晚為彗星篇末推占天變則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彗凡三見當是推春秋昭十七年經有孛星于大辰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之文而公羊文十四年昭十七年哀十三年傳亦俱曰孛者何彗星也後漢書凡紀書為彗者司馬彪之志皆作孛而班固之書則彗孛雜書是自周秦以來彗孛不分故

杜氏文十四年經注云孛彗也昭二十六年傳齊有彗星正義曰彗即孛也而攷文十四年星孛入於北斗北斗七星分繫九州當時豈獨見於兗州之星昭十七年星孛於大辰大火宋也於魯何與哀十三年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杜注以為在平旦周十一月建戌日在卯宮先日而見當為壽星之次壽星乃鄭之分野是并十四年有星孛未繫在天何次孛凡四見皆書於經以此推之則昭二十六年之孛亦當見經乃杜以為出齊之分野此亦本之史曰星出東北當齊齊世家景公分野寡人以為憂又云魯不見不書正義以為或陰不見夫齊魯接壤非同秦越之遙何至陰晴迥別又况彗係移

舍之星有見有滅豈得以元枵之次泥之據晏子云且天之有彗也所以除舊布新也則明是彗無疑非如昭十年有星出于婺女之類揆不見經之由或史有闕文抑隨見隨滅故未之書斷非以出齊分野及陰不見至若隋志引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將出彗又何懼乎史齊世家孛作彗顯與左傳悖當是據後世星占附會之於春秋時無當也此亦猶古未以天市爲垣至晉志始分別之言天文亦有沿革考古者不可不知

杜於天文亦不甚了了如房星尾本在天漢西非關節氣昭十七年傳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注乃云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

春秋列國置閏說

古以無中氣之月置閏然古用平朔月一大一小日食有晦及二日之不同夫食以日月交會見也日月交會爲合朔而食乃在晦及二日則是麻之晦朔非天之晦朔也遼史麻象志云遼漢周宋俱行夏時各自爲麻遼初用乙未元麻本何承天元嘉法後用大明麻法本祖冲之甲子元麻承天日時晦朏一章必七閏冲之日必食朔或四年一閏用乙未麻漢周多同用大明麻則閒與宋異國史敘事甲子不殊閏朔多異耶律儼紀以大明法追正乙未月朔又與陳大任紀時或牴牾又云五代麻三變宋凡八變

八變

共一百四十四年起太祖建隆元年訖徽宗崇寧五年

遼終始再變今攷其閏考朔

考二篇如開泰九年聖宗三十八年庚申當宋真宗天禧四年遼
 閏二月宋閏十二月太康三年道宗二年丁巳當宋神宗熙
 寧十年遼閏十二月宋閏次年改元元豐元年戊午正月
 天祚乾統十年庚寅當宋徽宗大觀四年遼閏七月宋閏
 八月大率兩國一百四十餘年閏之前後相差一月者二
 而庚申年則自二月至十二月中閒相去十月而月之大
 小各異者不與焉此緣南北各布正朔故其異可考春秋
 時之閏亦猶是已晉用夏正其一證也僅據魯史日月以
 定各國之閏朔恐有所未能合遼史可發其凡若誤會斗
 指兩辰之間云云幾若在天本有此月名閏則失之矣

戰于郎為郊字之誤辯

戰于郎鄭氏注魯近邑也正義引公羊桓十年傳郎吾近
 邑也為證史記孔子世家亦作戰于郎當是承禮記而誤案隱元年左傳費伯帥
 師城郎杜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方與今
 之魚臺也隱五年經公矢魚于棠杜注今高平方與縣北
 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亦即二年秋公盟戎之所釋例土
 地名棠即唐本宋地正義曰在魯部內云本宋地蓋宋魯
 之界上是方與縣之北名棠者為魯而其東南近宋者為
 郎不得為郊頭邑名也郎之不得與齊近大證尤皆在經
 傳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是與宋戰

在郎也又前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正義引公羊吾近邑也即此是年魯以周班後鄭鄭請師於齊齊以衛師助之是與鄭衛戰于郎也是年與後莊十年兩戰首書齊者以主兵故可知非戰之地近於齊也莊八年亦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夫於陳人蔡人言次則次之地近陳蔡可知而閔元年召季友于陳公次于郎以待之亦即郎近陳之證他無因郎而單書齊者蓋今之魚臺西與河南省接壤陳蔡鄭衛皆在河南若齊則在魯北所謂泰山之陽為魯其陰則齊者也郎尤在魯之南况哀十一年之傳於齊師所至之地次序尤有遠近可考初曰齊高無丕帥師伐

我及清杜注濟北盧縣東北有清亭盧縣今為長清縣隸濟南府濟南在宋為齊州太平寰宇記齊州東南至兗州四百四十五里而長清則西北距齊八十里是清仍在魯北三百六十五里也又曰冉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三百人為己徒卒次于雩門之外杜注南城門又曰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杜注稷曲郊地名魯雩門亦名稷門即莊末年傳圉人犖所投蓋者稷曲當為稷門之曲是郊地僅有稷曲一名見於傳齊魯之師相遇於此緣齊師雖自北來而二子不能從公御諸竟故致齊師深入禦之只於南門此冉求所謂居封

疆之間也右師之從又踰五日於是齊師至稷曲下又云
 陳瓘陳莊涉泗郡國志云闕里背洙面泗太平寰宇記云
 闕里在曲阜縣西南二里然則闕里在魯城西南泗又在
 闕里之南齊人雖因右師之奔而入而亦由冉求之入齊
 軍齊人遂不能師而遁魚臺在宋隸單州東北距州九十
 里單州則東北距兗州二百七十里是郎尙在魯西南一
 百八十里實為齊所未至况下傳又曰為郊戰故公會吳
 子伐齊是此戰實名郊而檀弓作郎者係由字形相近而
 誤附昭十二年經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傳齊高偃
 納北燕伯欵於唐杜元凱於經下註云陽即唐燕別邑
 中山有唐縣按唐古文从口易蓋經用古文傳用今文其實一也作陽者字之誤耳

吳季札論

延陵季子非敝屣千乘者也而以智識成其高在春秋讓
 國諸賢中不多觀泰伯以嫡長應立而不居讓國之名豫
 之荆蠻季子倘慕祖風則當致國季子之議始有萌芽於
 諸樊未隕戴吳未戕之先即宜去而之他而乃歷事諸兄
 為之出使上國將兵征伐此其去就之跡可按而知也而
 特是僚循世及之常光負王嗣之望當時必各有其跡襄
 三十一年狐庸之對趙文子也而曰其在今之嗣君乎又
 曰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及昭二十年伍員之
 說州于而見阻於光亦曰彼將有他志以一二羈旅之臣

尚能知之而謂季子骨肉之間轉不之知必無是理然則季子者衛公子郢之儔公子郢知蒯瞶之必反而不欲以身與之爭如後日之輒故辭而不立而非曹子臧之類故光將弑僚不以季子為慮其言曰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及僚既弑而季子至不聞據大義以正之第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不傾乃吾君也較晏子之拒崔杼猶不若蓋其見之定於素者有然是故以季子為能讓國及責其因讓而致篡弑之釁者皆為季子所竊笑者也雖然身處嫌疑之際而前不見疑於州于後復見諒於闔廬卒享大年為句吳之傳人其智識固有不可及者哉

春秋徐國考

邾婁考公之喪容居來弔而曰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當即指後漢東夷列傳率九夷以伐宗周之事但徐之稱王史記趙世家及後漢東夷列傳皆以為在周穆王時而東夷列傳更以為滅之者為楚文王譙周因謂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考楚武王十九年入春秋莊公四年卒文王之立當在是年時當周莊王七年文王於魯莊六年伐申十年敗蔡十四年又入蔡中間滅息十六年伐鄭滅鄧俱見經傳若徐有稱王叛周被楚滅事不應遺之則譙周所辨尚為未盡且如兩書所言偃王果率九夷

以伐宗周見滅之後當如子頽大叔子朝之夷滅何以社稷不隕後嗣猶見於春秋時是徐之稱王容有之檀弓之文可據特未知何以名為駒王若叛周疑無其事又未知當周何世史記不載之周本紀惟趙世家有之蓋與後漢所記均無足據或卽附會禮記而成者自列子有周穆王穆天子傳大率皆本於昭十二年右史子革數言兩書所述造父事皆揚其波者

許遷于夷杜註正誤

昭九年經許遷于夷注云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按此乃十八年許遷于白羽注特彼注欲作樂字必是刻者誤置而改其字按葉在南陽去楚近楚足以庇之若城父

爲今之亳州雖去鄭爲遠而去楚亦遠許何所恃本年傳遷方城外入于許下注云傳言靈王使人不安明是楚自以拓地故遷方城人非遷許也十八年傳詳載左尹所言反復于許鄭兩國之言此方是畏鄭而遷許也

分野說

分野之名始見外傳泠州鳩之言而內傳第三云參爲晉星商主大火而已周官春官保章氏則謂之分星說者以十二次當之而十二次中趙與晉並列可知其說出於三家分晉之後然祇以之占國至史記乃云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是配分野以州必起於秦漢之世周官雖不名分野而

日以星土辨九州之地不過九與十二之數殊其非周世之書可證太抵分野古有其傳觀子產申須裨竈泠州鳩諸人所言不爲無驗而自秦并天下以後封建非昔言分星者移而之州變本加厲如魏爲晉所分在戰國時雖改曰梁魏亦可謂之梁但惠王所都自在今之開封而漢之孝王移都睢陽應屬大火之分乃漢志景帝中元年三月彗星在觜觿云觜觿梁也引是時梁王欲爲漢嗣後漢按誅梁大臣梁王伏斧鉞謝罪事以釋之是移晉之分星於宋己是望文爲義又晉占實沈爲禹貢冀州之域而星經云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夫漢之益州乃禹貢之梁州黑

水華陽與魏奚涉是又以梁州之梁與魏遷於梁之梁混也史天官書亦云觜觿參益州其誤有不止於人云亦云者善乎鄭康成之注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家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其論最爲得中不然周天三百六十度

此據今法不用五度四分度之一零數中

國之地卽以萬里計僅大地八十分之一所占乃僅在中國豈東漸西被朔南暨之外皆不上關象緯乎是固不獨吳越在東南而星紀在東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戊亥云云爲孔穎達所疑也至賈公彥所云古者以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以爲分次是從不得其說之中曲爲之通亦

非的論左傳是以歲星所在分其國妖祥如越得歲而吳伐之代受其凶歲淫元枵舍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及歲在顛頊之虛有妖星出於婺女裨竈以為告邑姜是也至云闕伯主大火居商丘相土因之居實沈於大夏主參並無始封時歲星所在之說唯冷州鳩歲在鶉火則我周之分野其說近之然武王伐商尚都雍州之分而東遷以後鶉火乃占在洛邑似亦微異

小宗伯註六十四氏氏誤作民解

小宗伯四類亦如之注鄭司農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按史記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與六十四氏沒三皇氏與路史注謂太史公以攝提紀五十九姓合五龍紀五姓為六十四氏是當為姓氏之氏今周禮各本作六十四民非疏引史記及宗人注誤同

大師小師瞽矇眡瞭下無府史胥徒辯

春官序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八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疏云瞽矇三百人無府史胥徒者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是以有眡瞭三百人而已又云大師小師瞽矇眡瞭四者皆別職又無府史而並言之者以其大師小史為長故連類言之據此則此官無府史胥徒審矣今本眡瞭三百人下乃有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十七字當是疏於考證者誤增之也

坊記陽侯說

坊記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鄭注讀殺為弑而云其國未聞按禮記各篇所引証者率皆春秋時事則陽侯繆侯當亦然考春秋時因饗而以其夫人歸者惟楚文王之於息侯左傳云楚子以食入享傳文饗多作息小國未知其君有諡與否然以息媯歸則是竊其夫人矣但息媯之事傳聞異辭列女傳以為楚子虜息君使守門息夫人出見之賦穀則異室之詩而自殺與左傳迥別安可執一說以論古事乎

問津處辯

太平寰宇記問津處乃有三焉二在河南道一開封府長

垣縣下長垣又名蒲邑引家語云仲由為蒲宰子路隨夫子於此問津即蒲邑之津也一陝州閩鄉縣閩鄉津去縣三十里即舊風陵關有蒲城子路為孔子問津之所一在山南東道其塘州北鄉縣下苦菜山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即黃城山也白葉至北鄉南北相毗連亘百里亦曰長城山即長沮桀溺耦耕處下有東流水即子路問津之所夫子路問津論語僅一見不應有三既名寰宇記非若一州一縣之志可比奚不折中於一乎

鄒邾音之轉解

趙邠卿孟子題辭謂邠自孟子時改為鄒按鄒為邠音之

轉非名之改也邾之見於公羊檀弓皆曰邾婁蓋土語如此如句吳於越之類古音有急讀緩讀之分婁與鄒叶緩讀之則鄒為邾婁急讀之則邾婁為鄒在內傳則披為勃鞞穀為句瀆外傳則胥為勃蘇皆其類也且考之字體邾半之朱小篆作𠄎與鄒之為𠄎形之顛倒亦相近是不必諧聲而邾亦可以為鄒俱足以証改名之說為非至邾城在繹乃文十三年蘧蒢所遷山本名繹即禹貢之嶧也後為鄒山是亦因邾之遷得名春秋時止有鄒邑之鄒其字又別作𠄎邾邾與鄒體近故亦作鄒與邾之鄒混其實孔子所居止當作邾至孟子所居乃為鄒也然孟子第二篇下明言自齊葬於魯則以孟子為鄒人亦可疑

集大成金聲玉振說

昔孔子自衛返魯然後樂正是周之中葉樂已殘闕失次秦漢儒者多為杳渺之論究不能得律呂尺寸之真迨宋以後始知以工尺配宮商而鮮能於經傳會而通焉無惑乎孟子金聲玉振云云徒遷就於朱注而無所發明也竊以為言樂者其先在明乎備樂者上下之等差其制大率上可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大夫而下僅有金石絲匏四音小胥所掌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是已然則士僅有石一音而已而得兼絲匏者按飲射二禮有磬射筮入立於縣中飲磬北面有笙二禮俱笙入三終其升歌皆鼓瑟此皆鄉大夫主之說者以

為詢眾庶賓賢能非為己也故降用士禮明士雖特磬而兼有瑟士無故不撤琴瑟是亦當有也若八音之備當自諸侯始燕與大射諸侯之禮也而燕

有管下管新宮大射有管乃管新宮三終有鼓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又王制王賜

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是諸侯得

有竹木革之明證按諸侯雖得有管而虞書云簫韶九成商頌云簫管備舉皆天子祖廟所用或

言管可以兼簫或簫至天子始備而諸侯尚闕如大夫之金僅有編鐘而樂人宿縣有笙鐘有鐻見於大射儀是特設之鐘至諸侯始有之也惟土音於經傳無考以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及如壎如篪之詩觀之其與竹相應者歟大夫以下無竹

是亦不得有土也此上下之差也其次在明乎用樂者節

奏之先後樂之節有四始為升歌飲燕俱升歌鹿鳴大饗

及祭宗廟則歌清廟此天子宗廟之祭若大夫則當歌采蘋楚茨諸篇而諸侯宗廟所歌無考

然歌清廟亦周時為然商則祀成湯高宗自有猗那烈祖等篇夏以前亦無聞也此為第一節升

歌既畢鄉樂則笙入大饗則下管象武燕則下管新宮此

為第二節由是而閒歌大射閒狸首餘俱閒魚麗笙由虞各三篇鄉射則不歌不笙不閒

而虞書曰笙鏞以閒周官笙師凡祭祀共其笙鐘之樂眠

瞭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是閒歌有笙有鐘磬有鼗較

鄉國之樂於器差備大凡此三節以前堂上堂下之樂不

相淆亂陳氏櫟所謂奏石絲以詠謔之時此據虞書琴瑟之上

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等眾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

貞是則序 卷之上 三

是也由是而合樂先儒合樂之說有二一則堂上堂下歌

瑟及笙並作儀禮之合樂三終鄉飲鄉射同惟燕禮無合

至大射則無合樂孔子云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是也一則徧作

六代之樂大司樂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注大合樂者謂徧

作六代之樂樂記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

也殷周之樂盡矣是也此皆孟子所謂始終條理之事明

乎此而後無謝氏八音並奏之失二者既明而後可言聲

振世言樂之作止率以祝啟當之考之書先言下管鼗鼓

而後言合止祝啟則祝啟者堂下之器也書傳上下合止

說蔡氏樂之作也必先於堂上未有先擊堂下之器以作

之之理蓋祝乃合樂之時所用故曰合止祝啟不用之琴

瑟未作之先也爾雅所以鼓祝謂之止豈有作之而反謂

其器為止者哉而堂上得有鐘者孔穎達曰按郊特牲云

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襄十一年則堂上有鐘

明矣又論語始作鄭注謂金奏也又仲尼燕居言大饗有

九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下云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

歌清廟示德也則知縣興指金作而金作即繼以升歌是

升歌之前有金此足為金聲之據鐘師以鐘鼓奏九夏左

傳金奏肆夏之三此皆金之一節不若書夏擊鳴球傳球玉在搏拊琴瑟之先則

是玉非振也惟商頌鞀鼓淵淵嘒嘒管聲依我磬聲篋磬

玉磬

也考有磬之詩簫管備舉在既備乃奏之後而簫管依於磬聲則是樂之將終也其即玉振之謂歟何以不同於虞書豈樂至商周而大備閒有移其節奏者乎若朱子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之說不無可商徧考經傳終與成有別終指音而言大射之乃管新宮三終是也

經文終字惟此餘所謂歌笙閒三終者皆注家撮言之 此第一節之終必至合樂乃可謂之成然經第言工告樂備而已曰成曰變皆兼舞在內眾仲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大司樂分樂之祭皆先奏次歌終之以舞祭統明堂位舞大武大夏皆在下管之後蓋樂自升歌以至笙閒各音先後

自有節次不相凌越惟至合樂而八音乃備故舞以節之樂師職所云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臯舞者也樂至此聲容皆備故謂之成論語繫成於純嘏繹之後明是成中別有層次故曰以成非純嘏繹即成也且成可以數計大武由再成以至六成

不言一成以武之始而北出為一成也 書之簫韶九成是也不聞以大小言然則集大成當如周官大合樂之說其大成之目猶之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云爾非對小言也至金則經傳皆兼指鐘鎛

鐘師掌金奏注謂鐘及鎛鎛師掌金奏之鼓疏金即鐘鎛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而朱子謂先擊鎛鐘以宣其聲其文似有鎛無鐘

若兼言之當沿注疏之例作鐘鎛 豈以

伶州鳩有鎛無鐘之言而然歟按其言云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鐘昭其細也所謂大鈞注鈞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細鈞注大商細謂角徵羽自是樂之節奏大鈞非即大成若大合樂則五聲皆備豈徒奏宮商而用鎛哉後儒徒據韋杜之注辨鄭如鐘而大郭大鐘亦名鎛之誤而金聲之究當用鐘用鎛多未之及故附論之

榦為榦字之誤解

爾雅釋木榦柜柳說文木部無榦字而柳榦柜木也渠容切据此則榦為榦之誤陸德明釋文榦音袁又于眷切恐係望文為音今本柳半誤从印亦非說文柳馬注吾浪切非木名

先鼃字攷

釋魚鼃鼃蟾諸釋文鼃起據反鼃音秋按鼃鼃當為先鼃說文先鼃詹諸也鼃七宿切亦作鼃說文玉篇鼃部俱無从去之字唯廣韻有鼃字然不足為據鼃既為鼃之別體斷非鼃字之譌說文鼃式支切詩曰得此鼃鼃蓋隸書先字與去相近故譌先作去而成鼃字陸氏望文為音誤矣玉篇鼃有七由七狄二音是鼃雖有秋音而鼃字之誤則自陸氏始今釋文本鼃半又誤从齒先力竹反在說文巾部

雁鴈辨

釋鳥舒鴈鵝注出如舒鴈今本鴈皆作雁疏同說文鴈鵝也从鳥人尸聲臣鉉等曰當从雁省聲雁鳥也讀若鴈臣

鉉等曰雁知時鳥大夫以為摯昏禮用之故从人是从鳥者為鵝與雁不同自玉篇大曰鴻小曰鴈及引月令與白虎通無不以鴈為雁矣此與左氏疆場之場从易自唐人作詩誤作平聲與詩場圃之場混同而近人作場更於半易上添人尤非

鼯鼠注正誤

釋獸鼯鼠注見廣雅依疏所述當有鼯音雀三字但今各本注呼為鼯鼠鼯字誤作鼯而疏中鼯音雀三字復誤作鼯音瞿與注後所載之音鼯音瞿字異義同又云今本作鼯誤也及證之釋文乃有云瞿音劬而檢注中實無瞿字諸誤歧出然釋文明云鼯郭音雀將畧反字林音灼云鼯

鼠出胡地郭注本雀字或誤為瞿字沈旋因云郭以為鼯鼠音求于反非也按此則當為鼯音雀而呼為鼯鼠之鼯非鼯與鼯明矣蓋釋文瞿音劬三字正所以證明雀字如云若為瞿字則音劬矣故疏亦云今本作鼯誤也非細從釋文會之鮮不為今本誤者

鼯鼠辨音

鼯鼠今本音南見反按釋文於上鼯鼠身長須而賊下釋畜犊牛及此鼯鼠俱音古闌反而郭於此節又注云音巫覲陸申之曰郭音覲戶狄反又覲何狄反此節之音不一而足則鼯字無由為南見反審矣揆其致誤有二一即本

節郭注音巫覓三字巫字似南覓半有見也一鄭樵注此節之音作古覓反今本下覓牛亦有此反當是殘闕本以覓之上半益上古字下一字祇餘見字遂為南見反幸下存覓牛之音猶可證也近來各經漢闈等字俱不从目从犬而直作貝所从既非音更無從別矣

質疑刪存卷之中

封禪書齊桓涉流沙辯

甘泉張宗泰 登封箸

封禪書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以望江

漢齊世家同

管子封禪篇闕今本乃據史記文補者

按大夏有二一卽太原

在春秋時為晉地若流沙則在禹貢雍州域外卽伐晉亦不得越境而涉之况僖九年會于葵丘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杜預釋例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是宰

孔所謂西者尙在今河南歸德府境

春秋大事表考城縣下宋蔡丘在縣治東

則桓公征伐會盟所及俱未至晉故獻公聞宰孔之言而

歸惟是年冬齊侯以里克殺奚齊卓子討晉亂及高粱而還杜注高粱晉地在平陽縣西南平陽今山西平陽府

臨汾縣也是時晉都絳遠在晉陽之東南而况流沙一卽史大宛列傳月氏所

繫而臣之者其地在今西域之西而流沙自古以居延澤

當之在今甘肅之北一西一北雖在域外而道亦歧出且

大夏之名至張騫使月氏方知其地而卑耳之山史記索

隱云在河東大陽大陽今山西蒲州府平陸縣西北去流

沙數千里不待涉之始至大抵一時夸大之詞不可爲據

又或出後世附會不定桓公當日實有此語今按齊語末

一戰帥服三十一國以下云云多與史文相類疑史卽本

此而其中亦有西服沅沙西吳句西吳卽虞也釋例河東

大陽縣東北吳城是是仍卽今平陸縣地河渠書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

沙正義引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接縣東北二十里也然此亦誤考武帝本紀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應劭

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紀文此下接過祠泰山遂至瓠子而河渠書云發卒數萬人

塞瓠子決于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二萬里沙實一地禱萬里沙乃過泰山則其沙在東萊可知卽使如括地志

所云其沙亦在冀河之西與卑耳山西吳地理先後不合太史公不加考證而收之亦

好奇之過也唯漢書郊祀志西伐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

無大夏涉流沙五字班書較遷史爲謹嚴

秦始皇南渡淮水之衡山乃天柱山考

秦始皇帝本紀於過彭城下云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正義引括地志衡山一名岫嶠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是始皇所之之衡山卽今南嶽衡山矣按二十八年始皇帝東行上太山並渤海以東窮成山登之采南登瑯邪遣徐市入海求仙人還過彭城西南渡淮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自南郡由武關歸證之封禪書上廵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灑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北至瑯邪並海上一是由海上而歸先渡淮而之衡山之南郡一是自京師而出先至南郡江陵次登禮天柱而後至瑯邪以兩文參校則本紀之衡山卽封禪書

之天柱不得爲衡州之衡山可知或秦時已以天柱爲南嶽故遂被以衡山之名不待漢孝武始移其祀也正義不得其說亦知衡山當次之浮江下而以欲至衡山釋之太史公以漢人言秦漢之事其次序如此當必無誤依文讀之自可得其實不必曲爲之解

漢孝景前四年中四年兩日食辯

太初未正厯以前班書每冠年以冬十月而孝景前四年中四年兩十月日食紀皆書於年末劉敞以爲記事之誤今按孝景前三年二月壬午紀作壬子今按五行志作晦壬午是從之詳考日長編晦日有食之則四年十月庚戌朔戊戌乃三年九月十九日

中三年九月戊戌晦日有食之紀志三年九月戊戌晦則

四年十月己亥朔矣戊午在十月二十日紀雖未言後一

食晦朔焉有日食月之二十日者乎一則月無是日一則

月有是日而不當食期况五行志本無此二食疑前四年

之十月戊戌晦即中三年之九年戊戌晦而誤以九月本

在年終而下即接四年此必殘闕本三年四年無前中字

可憑故誤補於年末而中四年之十月戊午又不知因何

而誤斷非班氏本文然劉氏得考其誤書是宋本即如此

但不能考干支之不符則所見猶疏通鑑孝景前四年中

前四年之十月亦不在年首然後知杜預長麻雖未能該括列國而為功於魯之方策者不少

辯兩戒之誤

井西一星史記天官書作鉞漢志作戊近來考證家定為

戊以戊即鉞之本字也然二書之敘南北兩河其義似別

史記東井為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是兩

河夾鉞也漢志之敘井鬼七宿也曰東井西曲星曰戊諸本

俱誤作戊今據考證家改定北北河南南河不重言戊上北南二字似

指井言按史記北北河上鉞字當是衍文以鉞在井西而

北南兩河則在井東鉞與北河東西平列不相夾且兩河

所夾者河亦不夾井漢志雖無戊字於星之部位尙未合

南北兩河亦為戊戊與戊似此近本漢志誤戊作戊之由漢志元封中有星

字于河戌

近本漢志戌作戊可證上曰戌之當為戊

占曰南戌越門北戌胡門

是也而史記正義不知自何時誤戌為戒云南河三星北

河三星分夾東井

按此更可證上北北河上鉞字之為衍文

南北置而為戒一

曰陽門亦曰越門北河北戒

據此則上一日陽門上一日當脫南河南戒四字

一日

陰門亦為胡門兩戒間三光之常道也一行不知漢志有

明文而沿史記注誤字遂以兩戒為定名不知若分南北

言亦當作界固不得作戒也戌戌戌戒史漢無善本因形

相近而所誤歧出苟不合而證之未有得其一

按戌與戌

自不相關并西近參參之下有罰字亦作伐井之西有鉞

以類從也漢志之戌斷是戌之誤不得因下有戌而據戌為戌之形似也

歲首之月辯

漢紀書冬十月於歲首顏師古太初元年五月正厯以正月為歲首注未正厯以前謂建亥之月為正此以正月為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顏意似以各年首冬十月為追正也書時例始春秋周以建子之月為春為正宋人誤會伊訓十有二月之文轉援漢書之冬十月為證誤矣

元朔二年二月乙巳晦考

孝武紀元朔二年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通鑑亦作三月乙亥晦

行志作二月乙巳晦夫二月乙巳晦則三月乙亥晦矣紀

志各書其月以為日有食之而干支又各符其月未知當

何所從今按五行志於乙巳晦日有食之下云在胃三度
 胃固春分日所在之宿也律麻志云婁四度春分終於胃
 六度志又云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逆推至元
 朔二年當十一月十七日冬至次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冬
 至年末有後九月四年十
 一月初十日冬至五年十一
 月二十日冬至
 年未又後九月六年恰十一
 月初一日冬至
 二月十八日
 春分律麻志婁十二度胃十四度十八日春分日在婁四
 度每日行一度則二月晦距春分十二日日正在胃三度
 日在胃三度食是為二月晦無疑矣既為二月晦則乙巳
 是而乙亥非不知紀因何並月而誤之然若非志有所食
 度分將何以折中得其實乎

漢時未立今太平府屬之當塗考

滕撫傳建康元年陰陵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是年九
 江范容

周生等前已反鳳稱無上將軍勉稱皇帝按皇當依質帝
 本紀作黃時歷

亂屯據歷陽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此固一時各相署置之詞因攻皇甫
 嵩傳鉅鹿張角謠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皆著黃巾為標

幟又桓帝本紀建和二年長平陳景自號黃帝築營於當
 子以黃代漢蓋當時之讖故馬勉亦稱黃帝

塗山中注當塗縣之山也今在宣州按此注非漢時未有

今太平府屬之當塗此當塗唐
 屬宣州晉成帝時以江北之當塗

縣流人過江在于湖者晉太康二年分
 丹陽置于湖縣僑立當塗縣夫云

江北云過江則當塗本在江北據傳勉鳳皆陰陵人勉稱

黃帝建年號置百官遣別帥黃虎攻沒合肥又質帝本紀

九江賊徐鳳等攻殺曲陽東城長撫本傳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爲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錕討之擊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徐鳳遂將餘眾攻燒東城縣下邳人謝安擊鳳斬之按陰陵東城曲陽皆在今定遠縣境合肥今屬廬州歷陽今和州是鳳勉等所歷皆未過江郡國志九江郡下云當塗有馬丘聚徐鳳反于此馬丘聚想唐初已無可攷然因所反在九江郡境故撫爲九江都尉以討之若唐時宣州之當塗在漢時尚爲丹陽不隸九江何爲所戰之地皆在江北而所營乃在江南雖漢之當塗在唐久省入鍾離勉等所營雖未必卽是塗山而今鳳陽臨淮今省入鳳陽

定遠兩縣之交多大山縣巨此注當云故當塗縣之山今在濠州方是又荀淑傳遷當塗長注亦誤云當塗縣故城在今宣州倘不之正恐有援此注以入今當塗縣志者又按質帝本紀撫斬馬勉等在建康元年三月而四月又有丹陽賊陸宮等圍城燒亭寺丹陽太守江漢擊斬之是其時今之當塗別有賊爲太守所討不得一地而兩人據之

王莽傳辯誤

王莽傳莽奏云皇帝卽位三年

哀帝元始三年

長秋宮未建請正

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夫四千萬及三千三百萬僅共七千三百萬以

二萬萬計之尚少一萬二千七百萬傳未敘及又十一勝家共三千三百萬是一勝家得三百萬較莽所受僅十三分之一而羣臣乃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無幾豈三百萬可與四千萬相等乎又下云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計為三千萬前莽所受已四千萬何益以二千三百萬合計其數轉少於前唯下四年莽女立為后加聘后三千七百萬云合為一萬萬四千萬之後已益二千三百萬此又加三千七百萬恰合一萬萬之數則是前四千萬之數不誤而合為三千萬及三千三百萬字其中必有誤字固不待辨而知之矣

言伏巨毋霸攷

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濱輶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願遣大將一人虎賁三百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博意欲以諷莽莽聞惡之留霸在所新豐徵博士下獄以非所宜言棄市明年改元地皇是霸之出當天鳳五年且未見用而言之者抵罪也至地皇四年四月世祖與王常等別攻潁川莽聞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雒陽與司徒王尋發眾郡兵百萬號曰虎牙武威兵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多賞珍

寶猛獸用怖山東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定會者四十
 二萬人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而後書光武
 本紀乃云時有長人巨毋霸長一丈六十圍以為壘尉又
 云驅虎豹犀象之屬以明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
 也當是依傍前書王莽傳成文而昆陽之戰祇有明兵法
 術者六十三家有無巨毋霸與戰則未可知唯下文云會
 天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滢川水溢虎豹皆股慄與
 莽傳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並戰邑走軍亂天風蜚
 瓦雨如注水虎豹股慄同然莽傳所云如注水乃指雨而
 言光武紀則雨注水溢為二亦微有出入未知誰得其實

疑班書出於漢世較范氏以晉人追敘漢事為確

漢客星犯御座考

桓帝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座見爰延傳續志亦載延
 熹四年五月客星在營室云云而光武時之客星犯御坐
 僅見嚴光傳及爰延傳所引未知是在何年續志地皇四
 年下即接光

武九年中光武字下注引古今注補亦闕
 六年以前注末按嚴光傳補一條無年按嚴光傳光武

即位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
 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
 後至舍於北軍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
 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

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徵不至據傳言光武卽位訪之後齊國上言則嚴光非以元年至而志起九年以後唯三十一年十月有客星凡見一百一十三日然其年在復徵不至之後因考本傳云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又考侯霸傳建武四年拜尙書明年代伏湛爲大司徒十二年薨是霸爲司徒在建武五年而志起九年據此則聘光當在五年以後然亦必在九年前故客星之犯志不之載且續志本司馬彪之書後人取以補蔚宗之闕者本非成自一人宜其不相應云

蔡邕非無嗣考

文姬無足傳獨老瞞念舊之意可感然伯喈之女不獨文姬也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母陳留蔡氏漢中郎將蔡邕之女且邕實有子羊祜傳祜討吳賊有功將進爵王乞以贈舅子蔡襲祜卽景獻后之兄旣云舅子則亦景獻后之外弟也惜襲之父史無其名耳而後漢列女傳云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尙未確若皇甫規妻陰瑜妻之列而參以先衛後董中在胡十數年之人當亦羞與爲伍乎

周舉傳辯誤

周舉傳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按延熹乃桓帝第五改

元舉卒於建和三年是舉卒於桓帝初元之三年先於延
熹四年十二年據李邵傳元初四年代袁敞為司空在位
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為司徒則李邵為
司徒在延光四年舉傳熹字乃光字之誤

東城前漢屬九江後漢初屬臨淮後屬下邳考

東城後漢屬下邳國魯肅傳作臨淮東城人當是據未改
屬時通稱之今郡國志東城下脫故屬九江四字是東城
在漢本屬九江後漢初屬臨淮後屬下邳俱為縣魯肅傳
亦云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然則東城僅有長而已何
由得有太守如呂布傳末注所引先賢行狀陳登遷為東

城太守者也

今魏書第七以呂布張邈臧洪傳標題而目錄附陳登於張邈下按呂布傳先後俱敘布

事中夾張邈數行又襍敘陳登父子事以登終之卷末評語平論呂布傳非陳登附張邈也况登與張邈無涉附之無俱附呂布傳非陳登附張邈也况登與張邈無涉附之無理標題目錄沿誤宜曰呂布臧洪傳張邈二大字改與陳登俱注呂布之下方是先賢行狀東下或有誤字陳元龍於漢末在

廣陵頗多惠政不僅有威名己也呂布傳末載其年三十

九而卒未詳在廣陵若干年

江表傳載陳登為廣陵太守治射陽乃今淮安府境今所

傳陳公塘愛敬陂等蹟當是為典農校尉時之遺今即傳先賢行狀所云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者也

末注所引先賢行狀考之行狀稱登年二十五舉孝廉除

東陽長州牧陶謙表為典農校尉考陶謙傳天子都長安
遣使閒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登之表為典農校

尉謙已稱牧當在初平元二年間又呂布傳布令陳登奉
 章謝恩太祖拜登廣陵太守事在擒布前一年當為建安
 二年太祖紀建安三年擒布自初平元年至建安二年凡八年登舉
 孝廉又在初平元年以前由年二十五推之則登為廣陵
 太守非年三十四即三十三年三十九而卒使即以去廣
 陵之年卒則在廣陵不過五六年之間耳惜乎在任之不
 久也登之卒在建安八九年華佗傳鄧哀王傳亦可證華
 佗傳佗脉廣陵太守陳登病日後三期當發依期果
 發動時佗不在而死夫日佗不在非謂佗已死也佗之死
 本傳無其年鄧哀王傳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
 及亡哀甚又佗傳後愛子倉舒病太祖日吾悔殺華佗是
 佗之死在建安十三年前佗尚未死登已前卒是登之卒
 在建安
 十年前

蜀仍漢用四分麻考

吳未改用乾象麻以前自用魏之正朔迨黃武二年後自
 不然矣先主以丕之篡竊即尊位以紹漢統必無用魏正
 朔之理故晉志以為蜀仍漢用四分麻於時三國鼎峙正
 朔不相為用承祚惟於魏之日月詳載於紀雖所書日食
 較晉宋兩志少其九又正始四年以後日食第具晦朔而
 無干支而較二國為密矣至蜀則較吳尤疏後王傳評云
 國不置史記注無官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未
 周焉據此則當時無所存後世何所考然彼此互證有得
 其間於文之中者焉一蜀書先主傳章武三年夏四月癸

已先主殂於永安宮丞相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然則四月癸巳卽二十四日也今按魏紀黃初三年十一月庚申晦日有食之十一月庚申晦則十二月辛酉朔越四月卽黃初四年四月得己未朔二十四日乃壬午而二十五日爲癸未而非癸巳置朔雖有不同未有前十日者癸巳必爲癸未之誤而蜀之二十四日實魏之二十五日是四分有時先景初一日矣又吳書諸葛恪傳恪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吳太元四年四月改元神鳳卽魏嘉平四年四月吳主權傳嗣主亮傳俱云四月權薨則恪

所云今月十六日卽四月十六日也然四月在魏當辛未

朔乙未在二十五日或諸葛恪傳十上脫二字魏文帝紀注郵城侯

植誅曰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按文帝崩於五月丁巳是月辛丑朔丁巳乃十七日所引植誅七上脫十字亦十上

脫二字二十五二十六亦相差一日據亮傳下有十二月

朔丙申則四月庚午朔而乙未在二十六日無疑景初又

有時較乾象先一日矣儻當時二國記注有明文當必仍

有可考者然得此已可慰一鬱之嗜又奚必如賣菜者之

求益

關壯繆八字辯

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此關壯繆本傳文也而

張桓侯傳亦云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此後世附會之說所由來也但蜀臣卒年載於書者較吳魏爲少而年之大者唯來敏九十七餘若龐士元三十七法孝直四十六諸葛忠武侯五十六馬良三十六馬騮三十九五臣傳中馬孟起四十七大抵年多不永先主殂年六十三關張之年自必次之然無考證唯據壯繆本傳云先主於鄉里合徒眾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傳云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賊按黃巾起於靈帝中平元年甲子先主殂於章武三年癸卯年六十三則生於桓帝延熹四年辛丑起兵時先

主當年二十四閻百詩據通鑑目錄靈帝光和元年戊午

四月辛亥朔

是年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二月辛亥朔則四月宜庚戌朔然本年下有十月丙子晦二

年閏正四月甲戌朔四年九月庚寅朔三食元年必二三月連大方合初八日戊午辨世俗

所傳壯繆八字四戊午之非然不但是年戊午月無戊午日由光和元年戊午至中平元年甲子方七年安見未逮毀齒卽能爲人禦侮者况桓侯之年更少耶是卽使日有戊午亦與年不符此固不獨見獲於吳之年僅得四十二爲可疑矣唯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續志本紀同是年戊申五月亦得戊午由丁未朔數之戊午雖不當十三日然在前一日倘壯繆以是日生則世俗所傳

尚不大遠且又在戊午前十十年後先主之生僅七年似為可據因想孔子之生有二傳之庚子明據尚有十月十一月之差而史記與二傳又有襄二十一年二十年之異而况史本有闕欲以憑虛者會之此尤不可得之數茲因日有相近故附存之為考證家別張一軍若以為確則未敢信蜀吳二書誤亦錄下方以俟考先主傳建安二十四年大破淵軍斬淵郃郃字衍諸葛亮傳注引獻帝春秋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太守當作刺史引魏畧聞元直龐士元財如此龐士元當作石廣元孫破虜傳三十六萬一時俱發萬當作方張昭傳至平州都督平乃半之誤韓當傳共攻蜀軍於涿鄉涿乃津之誤丁奉傳三年奉貴而有功年下當有卒字朱然傳陸遜亦卒誤作本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敘徐陵子平事平兩婦歸宗婦乃姊之誤陸瑁傳九域槃互之時互誤作牙陸遜傳權使鄱陽太史孫魴孫乃周之誤

蠟磯辯疑

蜀先主即漢中王位立吳壹妹以為后其傳曰先王既定益州孫夫人還吳夫第曰還吳則無故之稱也先主在日婚媾而仇讐宜其若無此事而後主既立兩國和好當夏侯霸之來歸也據魏書夏侯淵傳注引魏畧後主尚指其子以為夏侯氏之甥而在禮繼母如母既尊吳后為皇太后則孫權所進之妹亦後主之繼母也何以聘使往來蜀固不聞存問吳亦不一言及之或者通好時夫人已卒亦未可知然卒於何年何所非可臆斷今蕪湖瀕江有靈澤夫人廟土人以孫夫人當之夫孫權既由京口遷建業夫

人歸吳自必依其兄其蹟何以轉在蕪湖按廟去所謂蠟磯不遠此或水神之廟而磯與姬音近遂以女子之稱當之以無可考之人乃赫然相與祀之亦其地之佳話正不必務闢其非類儉父之煞風景也然心終疑之

辯陳壽父被髡之妄

陳壽傳載謂丁儀丁廙之子覓千斛米不與不爲立傳又父爲馬謖參軍被髡爲亮傳謂將畧非所長云云按魏書王粲傳末敘建安七子而云沛國丁儀丁廙亦有文采不在七人之列夫七子及楊修等俱與二丁附粲傳豈皆索米不與者况云亦有文采雖佳傳亦不過爾爾而壽上諸

葛亮集言亮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優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又云亮之器能政理抑亦蕭管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味其詞意正與壽傳所云將畧非所長相反且匹之蕭管反復於未能有克之有由其推崇不可謂不至未見其欲釋憾於亮至壽父被髡事他無所徵有無不可知唯向朗傳稱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當或以朗事傳之壽父然免官亦與髡異或說之無本如此唐修晉史乃收之豈未參之三國志乎

奇謀為短當指魏延
子午谷事非貶詞

辯陳壽三國志以帝制予魏之隱

承祚於三國中以帝制予魏頗為後來口實今按之亦不
盡然魏紀於丕之受禪僅書漢帝丙午禪位一册蜀書則
當昭烈帝之進位漢中王也洎建安二十六年建安無二
十六年此
據先主傳之即皇帝位凡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之書俱
告天所稱一一載於篇至丙午告天一詞亦大書之若吳書於權之
正尊位不過曰百官公卿皆勸而已或詳或畧於中隱示
軒輊可知當時於魏第因晉承其統而崇之耳不可不拈
出以表其心

古無帽字說

魏書楊阜傳阜常見明帝着褶被縹綾半袂袖按袖即袂
之重文據晉五行志褶作帽上有繡字被作披綾作紈疑
楊阜傳是上脫繡字而繡袖音相近遂誤補袖字又錯在
袂下按晉志改褶之半从巾亦非漢魏時尚未有帽之名

管寧白帽不見本傳至
晉孟嘉始有落帽事

字書無褶字而有褶字音昌披衣

不帶衣不着帶亦非法服阜云此於禮何法服也當不單
指半袂言之是字當從昌楊阜傳已誤而晉志又誤也袂
袖重文前人有正之者而褶之誤為褶帽或轉以晉志為
是而忽之

按魏書字誤者摘存一二夏侯惇傳建安二十
五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呂布當作關

羽司馬朗傳注不自申釋也而便曰而誤在也上崔林傳注引名臣奏安定太守孟達安定當作新城惟王凌傳又將尚書廣東使為書喻凌廣東二字費解按高貴鄉公紀甘露二年六月甲子詔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當即指此是廣東二字為俱行之誤然字體不類未得致誤之由

郭嘉傳考證

魏郭嘉傳注引傅子年二十七辟司徒府而傳云年二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祖問疾者交錯及薨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由薨年二十八逆溯前十一年初應辟時當年十七矣注所引似衍二字然年二十八而薨時年未滿三十乃傳末注又引傅子太祖與荀彧書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據此則前引傅子

年二十七不悞傳之二十八當為三十八也

太祖崩於建安二十五年

年六十六北征三郡烏桓在建安十二年太祖年當五十三而奉孝卒於是年年三十八是小太祖十五年故謂荀彧等曰諸君皆孤輩也惟奉直最少又傳云表為司空軍祭酒傅子所云辟司徒府徒當作空

魏少帝與紀辯誤

魏咸熙元年即景元五年少帝與紀景元四年末於復除租賦之半下以五年提行至皇太后崩方接咸熙元年春正月既以咸熙元年冠下一年則上不應有五年字况據所書乙卯乃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而鄧艾以四年冬平蜀於次年春見收中間未嘗隔一年細釋文

之上下當作復除租賦五年乙卯是承上壬子癸丑連敘
壬子十二月二十一日緣租賦二字在上行末五年二字在
日癸丑二十二日下行首校者不計咸熙元年仍自正月起以改元在五月
以爲以前尙當爲五年五年字又恰似提行且租賦無永
復之理遂臆增之半二字以足上文便五年另起而不知
誤滋甚矣特爲正之庶幾漆室一燈

辯牛繼馬之妄

以夏侯妃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固誣而以什翼犍當牛
繼馬之讖亦未然什翼犍建國於晉成帝咸康四年其後
晉猶有康帝至恭帝八君八十餘年而始失國且繼晉後

者自宋而歷齊梁陳中惟道武當宋世南伐至瓜步而卽
還後國分爲二禪於高及宇文與江以南無涉不得以爲

繼馬也考三國魏明帝紀注引魏氏春秋所載刪丹川涌

寶石

此石至晉末猶存沮渠蒙遜襲卑和虜循海而西至
鹽池祀西王母寺中有元石神圖令其中書侍郎

張穆賦焉見載

圖狀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又引晉

記當卽此石

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按其文其一有若馬形而
不成所謂若馬形者當卽指牛而言但其字一則曰金但

取之

魏氏春秋

一則曰金當取之

卽焦勝所上言與晉紀所載有詳畧

當宣帝之

鳩牛金當不徒以其姓之見於圖竊以爲此讖當應在劉
裕劉字從金所謂金但取之金當取之也又世語云其後

有一鷄象晉以庚申年禪宋永初二年即辛酉亦所以著宋興之年耳然則圖之出斷指宋之繼晉而言

孟嘉落帽龍山不在姑孰考

太平寰宇記當塗縣下龍山在縣南一十二里昔桓温嘗以九月九日與僚佐登此考孟嘉傳後為征西桓温參軍九月九日温燕龍山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云云是温之燕龍山在為征西將軍時以晉帝紀及温傳考之温始以都督江荆司梁雍益寧七州都軍事江州刺史征西將軍庾翼卒温以安西將軍都督荆司梁雍益寧六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繼之伐蜀歸還江陵

進位征西大將軍云還江陵是自為安西將軍時即在江

陵後還江陵又加征西號荆江在建業西都督此數州將

軍征安皆有西字桓温繼庾翼不兼江州故以荆州刺史

駐江陵迨永和十二年代姚襄猶自江陵行温自穆帝永和元年伐庾

翼二年加征西是加征西仍在江陵者十年至升平五年始移鎮宛宛亦荆州

刺史治哀帝興寧二年城赭圻居之遙領揚州牧遂於海

西公太和四年領平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故其卒亦書

平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大抵在赭圻遙領揚州牧即罷

征西號矣自是而居廣陵太和四年屯白石太和六年簡文帝咸安

元年十一月方鎮姑孰於孝武帝寧康元年七月薨是在

姑孰值九月九日僅屬咸安二年耳而嘉之落帽傳明云
為征西參軍太抵龍山非在江陵温為征西在江陵十五年即在宛宛在宛
二豈得在姑孰乎

陳史記云與龍山非在江陵十五年
西公大味四年
西公五年
西公六年
西公七年
西公八年
西公九年
西公十年
西公十一年
西公十二年
西公十三年
西公十四年
西公十五年
西公十六年
西公十七年
西公十八年
西公十九年
西公二十年
西公二十一年
西公二十二年
西公二十三年
西公二十四年
西公二十五年
西公二十六年
西公二十七年
西公二十八年
西公二十九年
西公三十年

質疑刪存卷之下

黃帝無與神農氏後戰說

甘泉張宗泰 登封著

分阪泉涿鹿之戰為二自史記五帝本紀始而其律書則

云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文穎注神農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以定火災當是

據火災之文言之故不以涿鹿又似以二戰為一又左氏

傳僖二十五年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卜偃本未言阪泉

是與何人戰杜注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於阪泉之野勝之亦是本五帝本紀而言然是時晉文興

勤王之師非與王戰以太叔當蚩尤或可杜今據史記各

家注水經注所引阪泉在涿鹿東一里集解引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謐曰

在上谷張晏曰涿鹿在上谷正義引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黃帝泉在媯州懷戎縣東五里至涿鹿東北與涿水合晉太康地理志曰涿鹿城東一里有阪泉上有皇帝祠水經注引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黃帝祠按上谷秦置郡兩漢因之今直隸宣化府境是班志上谷郡下縣十五其十一曰涿鹿後志上谷郡下八城其七曰涿鹿即今直隸之保安州涿鹿山在州西南九十里唐媯州今直隸延慶州是懷來縣即唐之懷戎縣下洛縣今為萬全縣萬全縣在宣化府城西不應一帝一侯兩大戰之地相去不遠又按殺蚩尤之地或以為凶黎之谷皇甫謐或以為在中冀名絕轡之野逸周書而戰炎帝處阪泉之外無聞焉水經注之於阪泉又曰泉水東北流與蚩尤泉會水出蚩尤城魏土地記曰涿鹿城東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則併流注於阪泉亂流入於涿水是不特阪泉

在涿鹿而涿鹿更有蚩尤城蚩尤泉明一統志保安州東南四十里有軒轅城又名古城按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史記匈奴列傳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遂至彭陽正義曰彭城在媯州而後志涿鹿下引世本彭誤作鼓此古字又鼓音之訛路史注引之以為徐州之彭城欠考其引此黃帝與蚩尤戰於涿

鹿他書可證者也逸周書史記解云昔阪泉氏用兵無已徙居至於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亡夫云諸侯畔之則是

為天子之辭路史以阪泉氏為蚩尤恐猶望文為義其嘗

麥解又云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按河或阿字之譌以二篇

之言合證之獨鹿當即涿鹿獨涿音同獨濁形近魏文帝受禪名山陽公所居為濁鹿

城或本於此晁氏以一云徙居一云逐帝俱在於此啓筮

為西戎地名無據

二

二

二

二

曰蚩尤伐空桑疑榆罔自空桑爲蚩尤所逐而徙於涿鹿
阪泉旣在涿鹿東一里則徙涿鹿卽徙阪泉也逸周書之
阪泉氏當卽指神農之後特蚩尤疑亦有炎帝之號今直
隸延慶州之北有赤城縣地志云古蚩尤所居之地赤爲
火色蚩尤所居爲赤城而律書又有戰涿鹿以定火災之
說或蚩尤逐帝之後未更其運不必如羅泌路史劉氏外
紀以蚩尤爲姜姓亦炎帝之後云云大率自史記後故書
雅記亦多知黃帝無與神農氏後戰之事但未有明據不
能匯衆說而折衷之黃帝之承火運自緣神農之後德衰
軒轅又能誅蚩尤諸侯遂去神農氏而尊軒轅氏非禪讓

嘗麥解祇云赤帝大懼乃說於黃帝執蚩尤
殺之於中冀未及黃帝所以得爲天子之由亦非征誅尙
果如五帝本紀云三戰而後得志則是黃帝先湯武而革
命也何易象傳不以黃帝當革卦而繫辭轉與堯舜同稱
爲垂衣裳而天下治乎三戰而後得志或與蚩尤戰有其
事屬之炎帝非也據史記不如據易與左氏以存疑卽逸
周書非果孔子所刪之餘要亦在司馬氏之前司馬氏刪
衆說而爲一家之言不知蚩尤與神農之後戰亦在涿鹿
蚩尤與榆罔前後俱稱炎帝而黃帝實禽殺蚩尤因涿鹿
別有地名阪泉遂分以屬之亦宜讀書最忌穿鑿然有書
可據會而通之正不必以仍前人之誤爲定論

漢初五星聚東并非漢十月亦非秦十月考

漢書高祖本紀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
麻志一上云以麻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
劉攽刊誤云按麻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耳今十
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於東
井秦之十月今之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
星也然此論不始於劉魏書高允傳云以本官領著作郎
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以示允
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
東井此乃麻術之淺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

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
出於寅此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
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
也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果如君理以前三月聚於
東井非十月也是漢初五星聚東井在秦十月論始於此
而劉襲之然俱未精審以劉於天文不甚了了觀於以漢
志木火土三星之壹見轉據金水之壹復證其爲誤可知
至傳無允答疑浩言尙未終傳者亦不知星故不復記何
言之一以金水二星離日限度不同金至離日四十餘度
卽留而退以復於日而伏其由退而留度亦同之至於水

僅半之而已非比木火土之退值望可去日半周天也麻
志下星紀中牽牛初冬至終於婺女七度鶉首中井三十
一度夏至終於柳八度五行志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
有食之在斗二十度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二月漢王始下
三年十月上有後九月是高帝二年丙申之月徐廣曰應
閏建己據之以推則三年丁酉冬至在十一月初六日十
月晦在冬至前六日而日食在斗二十是冬至日在斗二
十六先麻志半度蓋其差已由牛初入斗末而夏至日在
井三十一與志正合并分度在漢得三十三卽以夏至在
五月末論而星在七月初聚日已去井三十三二十八度

辰星卽以井三十三爲在度爲去二十四度限外矣此金
水二星不可並言可由辰星行度斷爲不能七月聚也一
以浩所言以前三月聚於東井是高帝未至霸上之三月
其月爲子嬰未立之前兩月實高帝元年前一年甲午之
七月又據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二年後九月下徐廣曰
應閏建酉二世三年九月卽子嬰立之月是閏在癸巳年
八月順推甲午年夏至在五月初八日五月丁未大六月
丁丑小六月二十九日夏至後五十一日日在翼六去井
未已四十九度不惟非水所能至卽金亦不能至烏得星
聚爲秦之十月乎不知劉何以不考而人云亦云若是欲

定聚於東井之的月誠有如高允之言不可以空言爭漢時五星段目天文志粗可依據而其行度之變高惠以下祇有月而無日或有僅書年者至文景二帝始詳今據以逆推之孝文七年七月火東行畢陽環畢東北出而西逆行至昴卽南迺東行考熒惑於孝景元年乙酉十月十三日冬至前四十九日據冬至日在斗二十六推日在尾六熒惑於對冲畢七半後退十一月十五日昴十後留卽志所云逆行至昴者也至二十八日入順遲卽志所云至昴卽南迺東行者也後退在孝景元年乙酉十月十三日則前一年甲申當孝文後七年九月十二日前退在前八度

半當畢十六度又前五十三日七月十七日除前留十三日實熒惑順遲十九日由昴三行七度半在昴十半與志孝文後二年下所云其六年云云其七月火東行畢陽環畢東北出而西合則據孝景元年十月十三日熒惑後退逆推前一合於孝文後五年壬午八月二十七日夏至後八十三日據夏至日在井三十一推日在角二熒惑於對冲奎十一半後退至六年癸未四月初一日乙巳熒惑後疾一百三十五日由婁十二行八十五度在井三十三卽志孝文後二年下其六年云云其四年乙巳水木火三合於東井者也並推辰星於癸未年三月初三日夏至前七

十一日胃十一夕見四月初一日乙巳順疾九日由參三
行十六度在井十歲星於癸未年十月初一日冬至前三
十八日尾十七對冲參一半後退至四月初一日乙巳後
順一百十日由畢十四半行十七度少在井四均與志合
又據以逆推三星行度惟高帝十二年丙午春熒惑守心
不合疑誤外大約熒惑自孝文後五年壬午八月二十七
日後退逆推前十七合半高帝元年乙未正月初九日冬
至後五十二日室五晨見三月十九日胃六前疾六月初
八日夏至後十九日日在柳十三熒惑前疾七十八日由
胃六行四十九度半在井三歲星自孝文後六年癸未十

月初一日後退逆推前四十四合半高帝元年乙未五月
十六日夏至前二日井二十九晨見六月初四日井三十
二前順初八日前順四日行半度強在井三十二太辰星
自孝文後六年癸未三月初三日夕見逆推前一百五十
三合半高帝元年乙未五月二十六日夏至後八日柳二
晨見六月初八日後留在井三十二半其填星於孝景中
元年壬辰四月十一日夏至前四十三日畢十五晨見二
十九日畢十六前順七月二十三日參五前留志所云中
元年填星當在觜觶參去居東井當卽指此蓋羸行五度
矣又前五年丁亥志云三年填星在婁幾入還居奎考填

星自中元年壬辰四月十一日晨見逆推前四合半孝景
前三年丁亥八月三十日夏至後八十九日角八對沖婁
一半後退此卽所云在婁幾入者也至四年戊子十一月
二十一日奎十五後留亦卽所云還居奎者也志蓋統於
三年終言之再逆推前五合孝文後六年癸未六月十二
日夏至後二十六日星五對沖虛六半後退八月初二日
虛四半後留九月十一日後順初至七年甲申十一月二
十七日戊戌後順七十五日由虛四半行六度半在危一
卽志孝文後二年下其七年云云其十一月戊戌土水合
於危者也而辰星自孝文後六年癸未十一月初五日夜

見後二合於七年甲申十月二十八日冬至前二十二日
斗四夕見十一月十六日女四順疾二十七日戊戌危四
順遲再據以逆推填星前四十七合高帝元年乙未四月
十八日夏至前三十日井一晨見五月初六日井二前順
六月初八日前順三十一日由井二行二度半在井四半
金星以孝文後七年甲申七月初二日夏至後三十四日
張六晨見初九日退四度在張二十五日退三度在星六
十九日退一度在星五後留六日訖七月二十五日順遲
二十四日八月十九日在張九次遲三十三日九月二十
四日在軫七次疾七十三日孝景元年乙酉十二月初八

日在箕八正月初八日癸酉順疾三十日由箕八行三十
八度在女二卽志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者
也並考辰星自甲申年十月二十八日夕見後三合半孝
景元年乙酉十二月二十一日冬至後十八日女十晨見
正月初八日癸酉順遲四日由女三半行二度太在女五
少與志合又據以逆推金星前三十一合高帝元年乙未
十二月初九日冬至後二十六日虛六晨見至十六日退
四度在虛二至二十二日退三度在女十一至二十六日
退一度於女十留六日於正月初二日入順遲至二十六
日在虛九次遲三十三日於二月二十九日行三十四度

在室十六次疾七十三日於五月十三日行八十度在觜
二六月初八日順疾二十四日由觜二行三十度少在井
二十一少因以順推後一合半高帝三年丁酉四月二十
七日夏至前十七日井十七夕見六月初十日張十一順
疾初訖九月十七日入次疾在斗四與志所書三年秋太
白出西方云云者亦合然則五星以漢元年六月聚東井
前人未卽已然之迹求之宜雖知非十月而懸而無薄千
數百年也惟是高帝以十月至霸上星聚乃在六月未可
以爲受命之符此是高允之言得之讀史者當參活見焉

辨漢書地動儀之妄

張衡傳載候風地動儀之制而云驗之以事契合若神自
 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動京師學者咸
 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夫地
 在天中靜者其常動者其偶當其動即使地有靈亦不能
 自知而能傳於人所製之器乎儀之至今傳者莫如渾天
 觀其羅列星宿之天球機之運動在人非能因時自為旋
 轉上符天之春秋冬夏也太史家據以測驗其精否自有
 本術儀無權焉且所測者不過朔望薄蝕有常之度數若
 彗孛飛流之屬雖精於術者亦不能知以其變出常度之
 外也而況於銅制之器地之動亦猶天星之有彗孛飛流

據有常之度數尙不能於儀以知其變而謂地之塊然無
 端倪可測者轉可使儀之豫以告焉必無是理且儀以驗
 地之動而名之候風義亦不屬此儀疑別有所用蔚宗第
 據傳聞未辨理之有無而載之不足傳信安帝時隴西地
 震惟永和三年
二月然五行志所載乃京都金城隴西同震如傳所言京
 師學者怪其無徵則必京師非同震而後可即此可徵傳
 言之為
 傳會

袁安臥雪時至門者乃汝陽令今皆作洛誤

袁安臥雪事諸記載引之者無不曰洛陽令至門按袁安
 傳注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
 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

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
 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惜此傳惟見援引於漢
 書注未知原本是洛陽合與否然考本傳袁安汝南汝陽
 人也初為縣功曹後舉孝廉傳中於其生平宦跡頗詳舉
 孝廉後初為陰平長任城合永平十四年拜楚郡太守歲
 餘徵為河南尹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三年代第五倫為
 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和帝即位四年春薨雖自
 為河南尹後遷轉悉在洛陽但河南尹太僕司空司徒俱
 顯宦非同編戶不得大雪時至門無行路合得問其何以
 不出且皆在既舉孝廉之後而傳云初為縣功曹其文上

承見敬於州里則為功曹之縣即汝陽也後舉孝廉是由
 功曹舉為孝廉亦即在本縣由功曹而舉孝廉漢時資格
 如此他傳多有之安為功曹時傳云奉檄詣從事注引續
 志曰每州刺史皆有從事史按汝南郡豫州刺史部而洛
 陽乃河南郡下別屬司隸傳不云某州從事所詣自在本
 州未舉孝廉前安何由而至洛陽况先賢傳又明日合以
 為賢舉為孝廉豈有合能舉他郡之人以為孝廉者洛與
 汝半皆從水女與各亦畧相似洛字自是沿誤至門者實
 汝陽合耳

三國魏志蒯越傳注引傅子大將軍何進辟為
 東曹掾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合則汝陽正
 是合得又袁紹傳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追感幼孤又行
 此可證

父服服闋徙居洛陽是紹以前袁氏無居洛陽者卽其誤而仍之洛陽多一佳話汝陽少一實事矣不可不正

司馬彪郡國志廣陵郡下脫一城非海陵併入東陽典籍誤字以形體文義通之十可得六七至脫文則非有明證閱時愈久愈不可知續漢書郡國志廣陵郡十一城東陽之次日射陽故王深寧辨茂苑宰扁之誤引此志廣陵郡下東陽有長洲澤云云是宋時此志廣陵下已無海陵一城無惑乎明之南畿志謂後漢海陵併入東陽矣而不知非也今先以東陽言之漢制大縣爲合小縣爲長陳登爲東陽長見三國志注若海陵併入東陽則東陽兼兩

縣之地其地益大陳登宜爲合奚爲以長書也且海陵今爲泰州在今揚州府城之東東陽在今盱眙及寶應縣境當府城之西北中隔江都所分之甘泉及高郵方至泰州東漢時廣陵郡下既有江都高郵平安何以跨越而合不相聯之縣爲一况兩縣相併宜以小併入於大東陽小而海陵大則併海陵於東陽斷爲望文爲義失於不考謬爲傳會可知也再以海陵言之一徵之宋地理志廣陵太守

下有海陵合云前漢屬臨淮後漢晉屬廣陵

今晉志誤以陵爲陽而注

云有江海會祠按漢前志江海會祠在海陵下則晉志廣陵統縣八其四當日海陵也若以郡國志脫文例之則又當日晉改海陵爲海陽矣然此特字誤尙爲易正則是後漢有海陵也又徵之三

國志魏張遼傳黃初二年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

至海陵觀兵

初疑海為廣字之誤及徧查他本皆作海又通鑑地理通釋魏重鎮下引文帝黃初六年

征吳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使張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留遼屯江都則廣陵海陵並見非廣誤為海也其事與魏

志同特以二年為六年

魏受漢禪在建安二十五年至黃初二年尙

有海陵亦後漢非無海陵之一證也吳孫策傳注引江表

傳云攻劉繇別將於海陵其時正在漢末若併於他縣豈

復追稱海陵乎而呂岱傳亦云廣陵海陵人凡此皆海陵

字之見於漢末者則合陳登之為長論之豈非東漢時東

陽海陵並屬廣陵未嘗併為一縣乎然則志之東陽故屬

臨淮下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上字中脫海陵故屬

臨淮六字明矣十一城一字亦二之誤又按宋志別有海

陵太守云晉安帝分立領建陵臨江如臯寧海蒲濤臨澤

六縣蒲濤以上云安帝立臨澤云明帝立所領之縣皆前

代所無當即分海陵縣境立者是從前海陵縣境東至於

海今通州各縣亦在其內安得東陽能有之乎惜自宋至

今未有考及之者

又按郡國志本條東陽故屬臨淮下空一格方接有長洲澤云云而考志他郡

國下凡云有某某者俱上直接縣名下中無空格即此廣

陵郡本條下上廣陵有東陵亭江都有江水祠下堂邑故屬臨淮有鐵秦時曰棠亦同此例中不空字獨於東陽下不同亦中脫一縣之一證

魏書崔浩傳熒惑在瓠瓜亡失之妄通考

五星有伏有退而金水則其退亦伏皆有行度可推無所

爲亡失也魏書崔浩傳太史奏熒惑在瓠瓜中一夕忽然
亡失不知所在崔浩據庚午之夕辛未之朝推之以爲熒
惑入秦後八十餘日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
地千里云云夫熒惑當與日對冲前後皆係順行果前在
瓠瓜則後自當順行至井乃前聞其說者以爲天上失星
人安能知其所詣及熒惑出井之後姚興死又曰非所及
也此皆爲崔浩所欺而當日太史之奏本妄或由後熒惑
在井而秦中旱故附會之奚以知其然也凡五星皆以日
爲心出入黃道內外瓠瓜在赤道北十三度五星北緯所
不能至此與晉志永嘉三年正月庚子熒惑犯紫宮同妄

又瓠瓜分度在牛女之交下距井初將一百五十度熒惑
最疾之行莫如夕伏晨見共一百四十二日方行一百八
度無以八十餘日行一百五十度之理今據浩傳八十餘
日之文瓠瓜乃天困之誤晉天文志太元二十年六月熒
惑入天困卽其證也又二十一年四月壬午太白入天困
可知天困乃五緯行道而瓠瓜之誤審矣此事在浩傳本
無年月第前云姚興死之前歲後云明年姚興死新唐書
志星度議以庚午辛未爲十二月之日在魏神瑞二年當
晉義熙十一年姚興之死魏書無文晉本紀作義熙十一
年二月丁未載記姚興死在義熙十二年姚泓傳以義熙

十二年僭卽帝位然十二年二月無丁未又泓傳云在位二年下云姚萇以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若泓立在義熙十二年於十三年而滅不得云在位二年義熙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實得丁未是姚興之死載記十下作二誤當依本紀作十一年若熒惑之亡在十一年十二月興之死已十月矣不得云明年姚興死唐志當是據庚午辛未兩日而姑以神瑞二年十二月當之並考義熙十一年十二月庚午之夕辛未之朝是當二十一至二十二兩日之交其日當冬至後四十三日日由斗十六太行四十四度半在危九少若星在瓠瓜則當

日西三十度少見時當在辛未之朝不得兼庚午之夕今據晉天文志義熙九年三月壬辰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聚於東井從歲星也考辰乃申之誤壬申晉義熙九年三月初七日當魏永興五年推得熒惑後順五十七日由參四行三十五度在井三十歲星後順四十三日由井二十三行六度半在井二十九半填星後順四十六日在井十六白順遲四日在井一而熒惑前以二月十九日後順九日由參四行六度入井初歲星以義熙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冬至後九日日在牛半對沖井二十八後退是歲星在井當熒惑等星前故云從歲星也據此以推則熒惑於是年

十月二十九日冬至前十七日日未至斗十六太十七度少箕九半伏十年當魏神瑞元年正月十一日危一少前順五月十二日庚午十三日辛未爲浩傳所據之日當夏至前十日日未至井十九半十度在井九度半熒惑前順一百十九日由危一少行七十六度少在胃一半正當天困天圜西起婁七東訖胃十八日前順末上距正月十一日以二百十四日由危一少行一百三十六度在井十是入井在前十五日由五月十二日起積至八月初三日得八十日卽浩傳所云後八十餘日果出於東井者也特熒惑自伏而順卽沖退亦係見度云出則未免附會

若在女初則爲晨見第三十一度本當合伏無由謂之亡失不知所在按傳本云天有陰雲或太史不察遂妄入奏而浩更順其妄大言欺人是星之不在瓠瓜及非亡失斷斷如也其傳所云留守盤旋當亦考以終之前推熒惑於義熙十年八月十八日前順末在井十次日入順遲十月十九日柳一前留十一月初三日留度訖十二月初四日冬至後七日日由斗十六太行七度斗二十三太對沖井二十六半退十一年正月初六日又退八度半在井十八後留十三日訖正月二十日入井在前留前而後留仍在井是所謂留守盤旋也其年據入井爲義熙十年故云明

年姚興死更徵之晉載姚興傳張泉之言亦合傳云靈臺令張泉言於興曰熒惑入東井句已而返十餘日復來守心王者惡之云云正月旦興朝羣臣於太極殿云云所言入東井句已而返者卽前推自八月初三日入井中經十二月初四日井二十六半沖退泊後留仍在井也特自井至心凡一百二十餘度不能十餘日卽至心當作之於文當云復來守之興朝太極殿在正月旦留度訖二十日至二月二十三日而姚興死此卽王者惡之之驗故張泉所云是指井而言此由載筆者只知心爲王者之廷守之爲王者所惡不知泉之所云王者惡之乃指井爲秦分時姚

興據秦今合推熒惑在井行度皆有可證則瓠瓜之誤審矣蓋浩於天文不甚了了觀魏書高允傳之辨漢初五星聚東井可知特於他事多中其時又罕真知天文者故相附和而震矜之甚矣史以傳信未可僅望文爲義也

新舊兩書薛愿龐堅傳與來瑱等傳相戾考畧

舊書以龐堅附薛愿傳而新書則爲龐堅立傳以薛愿附之舊書薛愿傳云安祿山之亂南陽節度使魯炅奏用愿爲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賊已陷陳留滎陽汝南等郡方圍南陽潁川當往來之衝愿與防禦副使龐堅同力固守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不息外救無

至賊將阿史那承慶以銳卒併攻爲木驢木鷲雲梯衝棚
四面雲合力攻十餘日夜半乘梯而入愿堅俱被執云云
新書龐堅傳云堅歷潁川太守安祿山反南陽節度使魯
炘表堅爲長史兼防禦副使以薛愿爲潁川太守共守潁
川時陳留滎陽已陷賊南陽被圍而潁川當往來劇賊阿
史那承慶悉銳攻之城巾士單寡糧少愿堅晝夜戰諸郡
兵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月云云兩傳所書如此而兩本
紀於至德改元後十二月下新紀云安祿山陷潁川執太
守薛愿及長史龐堅舊紀云賊將阿史那承慶攻陷潁川
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又舊書安祿山傳天寶十五載下

亦書十一月遣阿史那承慶攻陷潁川屠之合以上各所
書考之是潁川之陷在天寶十五載冬雖至德元載無正
月舊傳之誤祇此又所執之太守爲薛愿兩書皆同而兩
書本紀又於天寶十五載四月丙午書以贊善大夫來瑱
爲潁川太守兼招討使是至德未改元前三月卽薛龐拒
守自正月至十一月中之第四月以兩本紀證之爲太守
者已爲來瑱又考之新書來瑱傳云元宗朝張鎬薦瑱有
禦侮才會母喪免安祿山反張垺薦之拜汝南太守未行
改潁川賊攻潁川方積粟多瑱完埤自如手親射賊皆應
弦仆前後俘殺甚衆賊懼曰爲來噲鐵以功就加防禦使

河南淮南遊奕逐要招討使徙山南東道節度使代魯吳
會嗣號王巨奏吳方固守乃還瑱故官瑱能撫訓練士舉
動安衆賊不得侵改淮南西道節度舊書傳多同據安祿
山反於天寶十四載冬而來瑱爲潁川太守在祿山反後
則是天寶十五載潁川太守實爲來瑱與兩書本紀四月
所書同又據兩書其傳射賊應弦下云賊使降將畢思琛
招之合之舊書魯吳傳五月戊午武令珣同畢思琛擊吳
於滢水上及李巨傳至內鄉趣南陽畢思琛解圍走則畢
思琛於五月前戰滢水後圍南陽而來瑱以四月丙午爲
潁川太守賊圍潁川未知在丙午後幾日而丙午至戊午

十二日是賊圍潁川不過數日又田承嗣繼武令珣圍南
陽前考在至德元二載之交別有考來瑱與魏仲犀之援魯

吳來瑱傳云爲賊所拒大敗而還云云下方接瑱能撫訓
練士云云是安祿山未於天寶十五載四月後再圍潁川
則阿史那承慶所屠及兩本紀十二月之書俱爲疣之贅
指之枝今按書於薛龐二公之守潁川則云城中士單兵
寡糧少而來瑱傳云方積粟多亦一地而糧之多寡不同
或龐薛與來三公所守非一地因考舊薛愿傳云賊已陷
陳留滎陽汝南等郡而新龐堅傳第二云時陳留滎陽已陷
而無汝南又陳留滎陽之陷兩本紀俱書於天寶十四載

之十二月備詳郭納張介然崔無諛之死而汝南之陷未
書或汝南之陷在至德元載十二月卽新紀所書執太守
薛愿及長史龐堅舊紀賊阿史那承慶攻陷云云及新安
祿山傳遣阿史那承慶攻陷屠之者也而特皆以汝南爲
潁川又新舊薛龐兩傳一則云當往來之衝一則云當往
來劇以地理考之汝南在南陽之東潁川在南陽東北是
陳留至南陽之衝實爲潁川與汝南至南陽之道不同惟
汝南亦係要衝特不當陳留至南陽之中來瑱傳云拜汝
南太守未行改潁川當是以汝南雖重地而非當自陳留
之衝則潁川之守尤重於汝南故改之然則兩書所云當

往來衝劇者誤矣且汝南潁川皆係河南道南陽乃山南
東道不知魯炅何以可隔屬秦人爲守此亦可疑事乃竭
力拒守烈可比於睢陽之張許者轉以傳紀不同疑於無
箸不大可惜乎大抵天寶之亂國史無徵珥筆者多取諸
草野記載或得之傳聞舊書旣誤於前新書遂沿於後安
得起作新舊書者而問之有以定二公所守之地而得表
其實也乎

吳縝新唐書糾謬無徵不到而獨遺此本朝
錢辛楣宮詹二十二史考異亦不考及不應今
之所見皆誤本故備
論之以俟考證家

大橋小橋之姓從木而非太尉元之女

杜牧之詩云銅爵春深鎖二喬字無木旁按吳志周瑜傳

知爲誤也又建安十五年作銅爵臺見魏志武帝本紀本紀前於建安十三年下書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則是戰赤壁之年臺尙未作詩人逞筆事多不考大率如此又按瑜傳建安三年策以瑜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云云其二云橋公蓋不知其名故以公目之如三老董公之例不定其人之位爲公也近見一名人集中有橋元墓詩其領聯云生有隻雞留信誓死猶兩女嫁英雄對仗工巧極矣攷元卒於光和六年癸亥推至策攻皖在建安三年戊寅爲元卒後之十五年未卒前光和元年戊午賊所劫元之少子方十歲使兩橋或其少

子之妹亦不甚舛惟是元乃梁人此云拔皖得之則此目之以公者當爲皖人又魏志武帝本紀建安七年軍譙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元以此例之若橋公之卽爲橋元周瑜傳何所避而不斥其名乃尊之曰公也則二人之不可合爲一也明矣此其失與杜正同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兩事雖屬謾聞不可不正之以免後人之再誤

竇滔無鎮襄陽事蘇氏回文非由陽臺故辨

蘇若蘭之織錦回文至唐而顯于世爲古今所艷稱大抵本之朱淑真之璿璣圖記其說以爲若蘭適安南將軍竇

滔滔有寵妾趙陽臺蕙苦加捶楚由是滔大志憤時滔留
鎮襄陽獨攜陽臺之任若蘭悔恨因織錦爲回文名曰璿
璣圖命使賫至襄陽滔感其妙遂送陽臺之關中迎若蘭
于漢南云云蓋朱又本之則天之序然晉史則云滔符堅
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回文旋圖書
以贈滔婉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
不錄言止於此而無攜陽臺之任及送陽臺之關中迎若
蘭于漢南之文董東亭東臯雜鈔以爲晉史從畧大抵史
以綜括爲貴不比他記載可以詳叙故凡事之見于記載
者皆可以證史所未備而獨此則不然襄陽本晉地晉史

孝武本紀太元四年符堅使其子丕攻陷襄陽符秦載記
亦云太元四年符丕陷襄陽是太元四年以前秦未有襄
陽又本紀太元六年十二月符堅遣其襄陽太守閻慶寇
竟陵襄陽太守桓石虔討擒之堅使其將郝貴守襄陽桓
冲傳亦云使石虔伐堅太守閻慶擒之蓋是時襄陽雖在
秦而晉爭之故兩國各置太守又本紀太元七年符堅將
郝貴焚燒沔北田穀掠襄陽百姓而去九年二月桓冲卒
四月使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克之當由堅于太元八年
十月爲謝元敗于淝水或尙有人守之故九年晉始克襄
陽自此以後襄陽事本紀載記俱無及之者是襄陽仍爲

晉有則在符秦時秦有襄陽不過太元四年至九年耳又秦時守襄陽之人太元四年陷襄陽執朱序歸于長安秦之守襄陽者爲中壘梁成見于載記太元六年堅使郝貴守襄陽見于冲傳及本紀所書燒田穀掠百姓而去者又襄陽太守嚴震並見本紀及桓冲傳是符秦時之在襄陽者前爲梁成後爲嚴震郝貴使竇滔果鎮襄陽豈有數年戰爭而不一見是竇滔之鎮襄陽無其事也晉之所鎮襄陽者朱序以兖州刺史爲南中郎將梁州刺史監沔北諸軍事見本紀太元四年秦陷襄陽執朱序後秦之鎮襄陽者梁成之官亦爲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事荊州刺史領

護南蠻校尉下云以征南府器仗給之是兩國于鎮襄陽者均無安南將軍之稱惟堅嘗署其仇池氏楊世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見載記此外惟有安北將軍幽州刺史毛貴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俱見載記據秦之有襄陽不過數年而連年戰爭之地若使竇滔果爲安南將軍鎮襄陽豈不一見惟秦州刺史楊世以平南將軍爲之或竇滔爲秦州刺史如列女傳所云亦當爲平南將軍不得改平爲安移其地於襄陽記序皆種種不合不足爲據且傳云旋圖故下云婉轉循環以讀之乃記承序而作璇璣字夫璣與衡對璇乃玉名與旋圖之文不合况晉史成于

唐初武曌去唐初未遠不應不與史合疑序亦非真本大抵或宋初人爲之嫁名于武氏者但於此佳話而必辨其真僞未免涉于煞風景惟若蘭才女橫以妬婦誣之不得不爲之雪况秦之輿地人官皆一一可考而非同憑虛立論者東亭有知當亦以予言爲不謬也夫

辨白樂天無贈盼盼詩諷以死事盼盼所答詩亦出

附會說

盼盼以舞妓爲故主守義不嫁此姬妾中所不可多覲豈必死而後可傳世或謂白樂天諷之以詩遂不食而卒故陳彥之有詩云僕射新阡狐兔遊美人猶住水邊樓樂天

才思如春雨斷送殘花一夜休今按樂天所贈之詩卽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名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一絕而此詩在長慶集中次燕子樓詩後其題云感故張僕射諸妓或樂天和燕子樓詩時僕射諸妓有不得其所者並感而賦之故有名花三四之句味其語意乃是惜張公不於心力未盡時早爲散遣而致身去不能相隨祇爲蓄妓者感慨非以責諸妓也况詩云三四枝題云諸妓非指一人言也則此詩與盼盼無涉明矣况白公乃最深於情之人其於樊素則一再遣之必去而後已若於己之愛妓則恐其死殉而於人之愛妓乃責其偷生

殊非情理之平其云一朝身去不相隨即推務遣樊素之意以歎張公之不能耳且世有生不如死者或其名為守義而不免滋物議則愛之以德莫如諷之以死則死尚為全人也而白公所和燕子樓詩其末章云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則所以信其守者至矣於信之至之人而猶責其死母乃不止於苛哉且據世所傳盼盼所答之詩其第三句云舍人不會人深意按白公之為中書舍人在長慶元年今按燕子樓詩序云予為校書郎時遊徐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歡因贈詩云云邇後絕不相聞迨茲一紀矣又考白公泛渭賦序白公於高郢

掌貢舉以鄉貢進士舉及第鄭珣瑜領選部以書判拔萃

登科十九年天子命二公對掌鈞軸明年予為校書郎證

之兩唐書高鄭並以貞元十九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

賦序同白公之為校書郎在二公作相之明年則貞元二

十年矣是年歲在甲申迨長慶元年則歲在辛丑相距前

後十八年按張愔汪立名白公年譜辨麗情集以為張建封有誤良是然謂建封未為尚書亦非

唐書張建封傳建封於貞元七年進位檢校禮部尚書十

二年加檢校右僕射不過加僕射後不可仍稱尚書耳不

若據貞元二十年斷之建封卒於元和二年被疾請代

徵為兵部尚書未出界而卒燕子樓詩云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十一年則所謂十一年當從愔卒之元和二

年起算白公因佐歡贈盼盼詩在貞元二十年亦與詩序所云迨茲一紀相合大約在元和十二三年間元和終十六年次年方為長慶元年是去白之為中書舍人尚有五年盼盼不得即豫稱為舍人此作偽顯然之迹一也然此詩語猶和平至若更有句云兒童不識冲霄物則是有憾於白公而死不得為從容就義矣其所以表揚盼盼者淺矣又况白生大曆七年壬子至長慶元年辛丑年五十矣焉有杖家之年之人尚謂之兒童耶且以貞元二十年計之壬子生者當年三十三其年盼盼方以舞妓佐歡度其年不得太長不過十三四耳是盼盼少於樂天將二十歲

以少二十年之人而指長二十年之人為兒童此又自貢

其偽之迹者二也大抵此等不足徵信之詩多出於前明

今姑以見於七修類稿者言之元順帝避明北去非陳叔寶李煜之比乃有答明太祖之詩云皇恩何處不昭回又云春風先到鳳皇臺直是頌聖語句豈敵國之所出耶凡徵聘處士有司為之勸駕有之太守方面之官豈有堂下拜之之理而楊鐵崖之辭召也乃云太守免勞堂下拜真三家村未知掌故者之所云矣尤可恨者鐵鉉之忠不在方黃諸人而下無女則己果有發教坊之事未有父之烈如彼而尚貪生僅賦詩云嫁得劉郎勝阮郎此轉足以貽鐵公之憾不足以增鐵公之光也合之以白感諸妓之詩移為贈盼盼者何一則欲其死一則幸其生耶大抵明人不講根柢之學多於義理情事不之深考弄其筆頭以為流傳嘉話耳食者又人云亦云殊為誤人至所撰建文出亡各詩豈有改踪匿跡時猶露圭角則又不足辨矣洪文敏公宋之博識者也其容齋三筆中有論盼盼秦娘好好三人一則中引劉夢得杜

實錄冊存 卷之六
牧之兩詩傷秦娘之無歸及見好好於洛陽東城末結之
云盼盼節義非兩人可比而前叙盼盼事止引燕子樓詩
序及白之所和首末兩章若果仍有激於樂天之詩而死
之事洪公何不及之此可知自唐逮宋尚無是說而郎仁
寶七修類稿中有其說則僞託起於明人無疑也於乎世
果以白公之諷盼盼以死爲得中耶今考白公自燕子樓
和章以外別無贈盼盼之詩而盼盼答詩合之事實又多
不合則盼盼能爲尚書守義已屬可傳又何必增一贅疣
大凡考古人之事苟不斷之以理參之以時其不爲作僞
者所愚幾希

附辨燕子樓原詩非盼盼所作

七修類稿引燕子樓詩首尾兩章冠之曰盼盼詩云汪立
名白詩箋注亦引爲盼盼燕子樓詩夫言爲心聲盼盼能
以妙年守義甘處小樓則必心如死灰豈猶復作綺語而
云獨眠人起合歡床耶今按燕子樓詩序末云予愛續之
新詠感彭城舊遊因同其題則是原詩乃續之所作續之
者司勛員外郎張仲素也揆以誤作盼盼之由殆因序前
半有云詰其由爲盼盼作也誤讀去聲之爲作平聲耳此
亦序事家見請卽往之失也

又按續當爲繪之誤
以名仲素也俟考

先業師姓張氏諱宗泰字登封號筠巖江蘇甘泉人乾隆
己酉拔貢任安徽天長合肥教諭著有周官註疏正誤爾
雅註疏正誤春秋左氏傳讀本正誤孟子七篇諸國年表
校補竹書紀年乙部考日長編二十二史日食徵唐冬夏
兩至故校勘舊唐書摘抄新唐書天文志疏正五行志正
誤遼宋金元明朔閏考備修天長縣志稿質疑刪存諸書
大半未付剞劂茲者榛校對質疑刪存三卷於壽春學署
之取斯堂就近付梓並誌數言於此時道光十九年仲秋
月及門受業天長何 榛辛伯跋

壽州魁元堂書居陳錫九刻

日交門受業天具階 射字餘題

之如浪望源之谷林之謂也存公此却復次十大小餘林

大半未什時賦林之謂也存公此却復次十大小餘林

英慈宋金武則時出之謂也存公此却復次十大小餘林

兩至姑射博萬取書之謂也存公此却復次十大小餘林

射麻內書賦林之謂也存公此却復次十大小餘林

射精細五篇之謂也存公此却復次十大小餘林

古西共道其交林之謂也存公此却復次十大小餘林

衣業明投邪力結林之謂也存公此却復次十大小餘林



